

五百石洞天揮塵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之二

海澄 邱煒菱 菽園

漢武帝曰天上豈有神仙此是閔厯悟後之言自是千古確論然文心畫意馳情浩官附會爲工亦常不廢流俗傳述輾轉沿訛一若實有神仙一界者則惑矣卽古稱上元夫人欲嫁封陟紫素元君欲從任元之類在當日必有貴主近支如光武姊屬意宋弘故事執筆者難於置詞因作爲謬悠之談以寫影事遂使神仙亦有不潔之蒙而昔之所稱太上忘情超然塵壒之外者相爲矛盾亦不計也知此可悟神仙之無據并可悟一切託名誣衊小說之不足辯

閩鄉戲齣有百里奚不認妻蔡伯喈不孝父母之目觀者代抱不平幾於目眦盡裂愚謂撰戲之人與二公有何仇恨而必

橫被惡名十年猶臭然又安知伊時之非爲顯貴豪惡氣燄
方張言之不恤殺之不能借古人假面具寫此輩真聲容以
紓我之孤憤耶要之往哲聲名直道斯存天壤間自有不滅
者在豈真二三優孟粉墨模糊便能顛倒一世雖被惡名容
何傷乎吾請爲之進一解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
相如

余雅不喜俗手畫龍輒露其尾以神龍變化偶然一現自以見
首不見尾爲佳譬諸畫蛇畫足原是窮形盡相煞費體物之
工段文昌酉陽雜俎云以桑柴火燒蛇則見足出無如好爲多事所以被人奪酒也
近世輕薄子背地呼師曰某先者實亦有本漢梅福曰叔孫先
非不忠也顏師古注云先猶言先生

聊齋志異抄在人情物理世態上體會入微各具面目無一篇

一筆重複卽偶爾詼諧亦是古雅入化微不足者筆近纖巧耳王韜後聊齋篇篇一律自是無味此外閱微五種體例較嚴略於敘事而議論之宏拓平實自成一家亦小說之魁也嘗謂蒲松齡不著聊齋自然泯沒無傳紀的不著閱微而一生精力在四庫提要者固不磨也

余嘗以金瓶梅一書名滿天下疑雖淫媒蕩志有干例禁其文筆之斐亶神情之酣暢當有并駕秘辛超乘外傳者輒轉向友人假得一部開函讀之三日而畢究於其中筆墨妙處毫不見得尙疑鹵莽忽過再三展閱仍屬不見其妙且文筆拖沓懈怠空靈變幻不及紅樓刻畫淋漓不及寶鑑不知何以負此重名豈各處銷燬傳本日少人情浮動以耳爲目遂有享徹帚於枕中珍漏脯爲席上者耶

西人以太太二字爲中國婦人尊稱所有西婦來華率沿是稱以示矜貴其未字者則稱姑娘亦此意也近人筆記載初時粵海關入口報稅單開有某船配太太十二名該稅九十六元華人駭愕不知所指嗣乃悉爲東來西婦之稱黃埔竹枝詞詠云丈量看到中艙貨太太今年稅較多意蓋本此按太太二字入詩見甲乙臚言載一御史除夕詩有荆妻太太句吾閩地近赤道恆終年不見雪往歲壬辰十一月忽連降三日父老驚告以爲數十年來所未見時余村居登樓四望一白無垠令人作玉宇瓊樓想便欲賦之以攻帖括故詩思甚窘僅成二絕句今載辛壬癸甲稿中他日輒思補作而情景已非興致索然終竟不能助我也要知此種好題目不容易遇遇矣而仍失之豈不負負所以余此後每遇佳題無論詩之

佳否要當草下一稿寧俟異時之改削改而不愜然後棄之
終不肯當前錯過

獨立山人

潘蘭史號

在香港哀厯年所得詩題曰香海集於其刻也

書來委序余報函云接手書大箸壽木香江驩喜無量鄙人
有懷欲白久未得當茲敢爲知己一發夫香江一隅非有名
山大川之足以擴廓神明前賢往哲之足以激昂志氣前之
蒼茫蕪葦羣過若忘今之擾攘市廛卑無高論而乃天籟自
鳴郢歌寡和詠歎不足繼以長言長言不足積累卷帙是亦
不可以已耶然鄙人嘗過是其地當閩粵之衝人聚五洲之
眾固天南一重鎮矣載稽沿革往事非遙近逼腹心外情可
慮則甌脫而瘴疽矣足下久客是邦日操不律以達當途憂
思之深夫誰能喻上而斧柯莫假下而蘭芷有懷徒令清流

物望長懼波靡酒杯塊壘何日可銷香草美人無非寄慨知
是編之作將無有王粲高樓杜陵空谷之思耶如僅爲犖确
荒山任其開闢巴人下里洗厥淫哇足下之志宜在彼不在
此因思鄙人今日所處時地與足下略同星洲三度僻陋逃
荒俗狀塵容無一可語謬以流寓諸同志見屬廣度圖史設
立文會冀爲東來華裔一破拘墟兩載已來旣竭吾拙而椎
魯之風近武功利之說鄰夸中夜旁皇輒憂之而不知所出
以視足下抱膝長吟翛然自得今且摘葩摘艷以開民先鄙
人亦當自慙舍已芸人之失矣況言者重複譁然以議其後
有持取逕太迂收效較難之語議之誠是也然使得一恢宏
奇傑如吾足下必能一振其神明而轉移夫風氣今雖不獲
同事鉛槧之間然彼此有懷應無殊致是鄙人之愚惟足下

能諒之而以足下之明當亦引鄙人爲知己也來書辱承委
序鄙人不文未敢以文進如以言爲可採祈卽進而教之幸
甚山人得書甚喜卽將原文并諸卷端

去歲夏五在香港刻書居停龍溪蔡君紫淙十年前舊雨也

往歲

戊子侍

先府君返閩

取道香江曾一接晤

晨夕傾襟致頗相得君懷父命棄學

隱市事畜之外待而火者常數家屢中屢散晏如也有用世

志講求經濟能見其大商途中實難其選羣季志翊芷薌子

行皆磊落負才亟自見拔爲時望所屬適閩漳會館于時重

葺君偕往穗垣謀共助理因得遍交三君芷薌爲言弱齡與

余讀書濠鏡

今澳門

某氏塾及見

先府君鬚髮未衰時氣象

情尤親嫗余雖少不了了振觸當年恍惚猶昨日事而先

府君音容已渺不可追矣哀哉越日同遊機器銀圓局子行

前導每觀一器指點殷勤頓豁心目凡歷十餘機房縱覽始畢此局爲中國鼓鑄國寶之第一局規模宏敞機器靈捷一切章程皆倣西法可無流弊子行職司局事克慎乃公尤可敬也局旁小軒結構修潔午後命酒志翊卽席見贈云君子來遊飲食之神交相見各嫌遲明朝又是孤舟別紅樹青山賦遠而蓋疊余在香港時與蘭史同賦而字韻也

蘭史原唱有詩筆誰

如菽園健紛紛珠玉散龍而句

席上南海孝廉胡敬之

又安

亦有詩今不省

記余屢以局中機器爲言芷薌目客曰菽園所著贅談謂天地萬物無一不肖象乎圓凡物造到極處亦無有不圓者今觀機器的是一條絕妙注腳余爲解頤臨行志翊復出先德頴齋丈嶺南遊草屬採入筆記各種珍重而別及履星洲因書柱銘寄紫淙云千古而還見汪李一庭之內皆惠連繼得

閩漳會館是冬落成之信復寄長聯銘大堂柱云猶記前度
輪蹄花埭珠江相逢舊雨若論此間雲物橙黃橘綠恍似家
山皆紀實也

紫淙尊甫鑒淵丈余父執也遷粵三十載不改鄉音紫淙色養
備至乃除書卷茗椀外人世嗜好迄無沾染青鞵布韞蕭然
類有道者待後輩和靄可親雖拙訥至前亦能盡其詞而滿
其意余猥鄙野數日容接每抗談輒滔滔汨汨不能自己丈
俯聽無倦容此其所不可及也嘗爲余道先府君勤植公

諱篤信字正中號勤植福建船政勞績議敘五品
頂戴州同銜捐升鹽運使司銜閩縣曾宗彥填諱

壯年客粵

軼事弓冶艱難恍若再聞庭訓不覺皇然泣下惜郵程草草
未獲久於追陪一藉老成典型爲不肖矜式奈何奈何

寓香海日有粵籍商人區述之性航風雅頗致慙慙屢索贈言

余以往銘報云媿無謝眺驚人句惟有汪倫送我情并屬同
學林澤農茂才豐年寫花卉橫幅寄之

胡敬之孝廉錄近作畧余村居云地僻藏吾拙身閒與世疏攜
家依旅舍僦屋近村墟舊業徒耕硯浮名爲讀書何當共鄰
里來往語樵漁市隱云已是棲城市如何避俗塵息機成小
隱餘暇作閒人身世將安適詩書自有真中原仍戰伐漫學
葛天民此君之詩雖主性靈仍近含蓄者

前明杭州武人吳東昇年八十餘臨終詩示其後曰囑咐兒孫
送我終衣衾棺槨莫豐隆停喪只好經旬外出殯須行徑路
中念已行藏無大過請僧超度有何功掘坑埋了平生事休
信山家吉與凶武人有此見識大是難得今之儒名而術行
者豈不媿死

妍媸蟲名也一美一蠹故以喻物之美惡見風俗通

說部嘗稱嶺海產明珠俗尤貴之生子曰珠兒生女曰珠娘以今考之則又不然因珠與豬同音也

瑜亮并稱嘗見演義志書無之王漁洋先生香祖筆記乃以稱

陳子

臥梅村

大約自前明八股選本評語已成習用

論語子路從而後遇丈人吳越春秋伍子胥遇漁父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柳子厚與楊京兆及答周君巢書皆稱丈人是丈人古以稱老者而今則爲妻父之稱爾雅爲漢人僞撰之書釋親章以妻父爲外舅妻母爲外姑亦尙不稱丈人惟三國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下裴松之注云古無丈人之稱故謂之舅據此以丈人易舅必自南北朝始也

番禺陳仲卿明經

墨

慕鄉先輩鄺湛若之爲人因以鄺名齋箸

鄭齋雜記卷帙無多其論文中親戚稱謂頗有見地今節錄之母之舅弟爲舅與父之姊妹爲姑禮也今人衍稱舅父姑母已失古意後漢郭況族姊爲光武皇祖配況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大舅乎是則今俗所稱舅祖也舅祖二字沿用已久紀文達筆記且云云此當急爲救正然古稱亦有未善者爾雅釋親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是也今時雖無此失然以俗稱入文亦有煞費斟酌者如妻兄弟稱舅豈不犯母之舅弟或竟稱爲內兄弟仍無解六朝舊稱姑子謂舅子曰內兄弟舅子謂姑子曰外兄弟之說似宜於中表則直稱姑子舅子郎舅則直稱姊妹夫妻兄弟爲當

鄙儒不如都士桓寬語也才鬼當勝頭仙陶貞白語也

星洲明麗名園卽胡家花園故址俗呼南生園從胡京卿

璇澤

所設肆額名之耳歷任使歐大臣郵船往來必趨星洲郭筠
仙中丞曾訪剛龔侯皆爲載入日記予友獨立山人西海紀
行卷則稱爲豆蔻園其實豆蔻園別爲小區附綴園右不足
以盡茲園也初胡在粵籍與英商稔習嗣賈星洲操奇倍蓰
名日以著華商得英勳章亦惟君始或傳其微時事頗無稽
不足信也晚闢茲園有異鄉菟裘之志使臣鴻雪留題游客
海山雅會文字藻飾遂爲天南第一勝地談瀛者恒簪錄焉
其嗣不能終保潮人余姓購以二萬白金有奇探勝重來每
起園是主人人是客之感夫亦可觀世變矣園之結構兼中
西式風廊水閣點綴頗幽平地數十畝樹木扶疏禽聲上下
殊快眩矚絕無島上林園臃腫陋習

叻嶼甲三州府華人林園俗呼山巴其意不在

適體率叢雜陰森冀收林木之利藉代耕佃而已

去市不遠凡有供饋咄嗟立辦余

嘗以星洲名園除回回商人名栖逸摩訶末者所居園而外

無能相尙蓋有見而云然也去秋主人蔚園觀察

蔚園名勉然充星洲

議政

局員樽酒見邀飽覽其勝曾題長句銘其柱云明麗著南方

樂聖長看依日月名園開綠水飛仙真箇住蓬萊格用冠首

狗所請也明麗名園本譯音爲英京勝迹前任三州府督施

公移以題贈斯園者亦主人爲余言

余嘗以南洋島嶼不下百餘華人流寓土著數百萬以無志書

盡附湮沒爲可惜各欽使隨員日記擇焉不詳徒滋疑惑內

地秉筆者無所徵信則亦等諸化外而已寰瀛志略一書初

於數十年前所稱南洋島嶼不無詳略脫節而沿革大端門

戶形勢頗有合者是書志括寰瀛不專重一隅且身未親其

地隨事條載無怪其略然以視各欽使隨員之身親其地貿貿然於食頃客談逞臆下筆以欺飾人耳目者則有間也倘以志略爲基復博考近時西人紀載以實之不足且由採訪正名別類諮考印證期以十年或有濟乎

中國駐紮外洋領事歷來悉由使臣派其私人是以更一任使臣必更一次領事幾類古藩鎮之自辟祿者歐洲不爾也此等處急當改歸總署題補爲是

使臣聯邦交領事保商民各宜隨時更置

左子興都轉任星洲領事時以其暇博考周諏剏爲星洲小識屬稿未畢恒秘枕中故外間無副本永福力軒舉孝廉鈞以醫術遊南洋見文獻之無徵慨然起箸述之念其間足跡所及檳嶼爲久因先成檳榔嶼志略一稿輿圖沿革軍政戶籍等條多得諸都轉雖以客官談人國政歲月無多考求未至

不無詳略脫節然都轉善英文隨事繙譯率有所本較近人之憑空捉摸其得失必有間聞孝廉輯志略時請得附刊於各類中不可因暫假其稿命鈔胥摘其要者錄於別紙越日遂被索回未幾都轉俸滿還粵東原籍名山之藏正不知何日方得見諸雞林市上耳

子興名秉隆漢軍人諸生曾襲侯奏派坡領事者

檳榔嶼志略藝文志箸錄凡十數種據稱皆流寓諸子筆墨余嘗欲致之一室冀有採錄以廣其傳使人入市求之不得始知皆未刊行本也人物志閩粵散見且多時人不足以云論定此書似宜改題遊記筆談爲合異時晤軒舉當與商之軒舉孝廉才足箸書澤古之功亦深觀其文集可見志略一稿不過率徇友人之請偶爾試筆非完書也竊以志內地難志外洋尤難荒無故實則難一繙譯參差言人人殊一字之失

讀者已茫然莫辨則難二營壘形勢例禁窺探守兵班值非
客民所得聞則難三土宜物產陰陽燥濕商農知其理而未
明其意士夫通其意而未辦其質耳食目論徒資助談何益
於事則難四流寓土著習尚既歧性情亦異彼之是者此之
非之非先求華英巫之異同未易通其驛騎化其門戶而成
信史則難五博考周諏動經年月行李倉遽有所不能則難
六有此六難吾前所言必期之十年益以數友之力而後可
也否則其不爲各欽使隨員日記之續者幾何也又烏足稱
完書哉

離鄉去國每至其地必汲汲焉羣聚而謀一會館以爲睦姻敬
梓所從出也亦極中西之同然人情之樂就者矣星洲之人
乃汲汲焉於釋道之宮數十年來未之有易聞藉漳泉則天

福宮以祀莆田天妃南海大士粵籍廣惠肇嘉潮瓊則福德
祠粵海清廟以祀社公何其盛也 先府君在日獨以會館
不可不設之議日祝星之里人里人方惟陳君金鐘之愔是
向因陋就簡於天福宮釋子知客之堂懸一額曰會館陳曰
會館里人曰會館凡稱吾閩會館莫不趨天福宮 先府君
心歉焉以無同志而寢丙申孟夏 府君捐館苦塊中有手
一冊示余者乃潮紳余君蔚園謀勦華人會館啟也敬焚
府君之几爲泉壤慰并倡捐款滿望其成久之不報知英員
以事屬華人居星之勦舉須有俟於詢謀僉同故遲遲其未
發云余君之心乎公事未嘗一日忘固可知也是冬 府君
歸櫬奉安惠佐余以丁酉六月重履星洲知星人師余君意
早於仲春得請英員爲華商之閣一切規模草勦先植其柢

原未聚星之同人而謀之也雖然會館之設有合於人情之
正而平乎商務之權其關係者大而不可一日無今雖初始
爲難所以擴而充之者宜有待於同志之君子關之同人援
西例以告國有議院眾視所舉遞而推之宜有總也因委余
爲總統其有善後悉如英律

總統猶言會長英語
譯音曰比理是連

吾漳龍溪蔡丈穎齋諱愚若咸豐間以候選同知遊於東粵兼
擅計然術設肆貨殖橐中金恒滿座上客亦滿人多慕其風
義愛吟詩尤愛談詩見後輩之聰敏者必遮留須臾無去暖
姝姝皆詩語也儔侶有爲詩會復軒軒眉舞徹夕推敲如
齋生之治課然不自存稿嘗句云未必驚人休恨少果能傳
世不須多歿後南海李子鵬輯入師友錄題曰嶺南遊艸其
詩會之作亦錯見一二聽劍云龍吟匣底悔蹉跎十載雄心

負太阿未許倚天誇大略幾曾斫地浪悲歌虛堂晝靜妖狐泣蓬戶宵沉風雨磨莫爲不平輕去就世間恩怨古來多字裏行間自露圭角又有讀隆中對有懷諸葛忠武侯一作云淮陰南鄭登壇日諸葛隆中定策時一樣英雄出高論千秋成敗費尋思天心未許孫曹滅學術原非管樂知盡瘁無慚先後主祇今宇宙大名垂大起大落廉悍凌厲允推傑作其嗣今仍寄籍外鄉或讀或賈分席其業故吾郡中人轉少知者

番禺張松廬先生

維屏

落葉云秋氣慘不樂于林方怒號詩人

歌蟋蟀名士讀離騷風裏孤砧急霜前畫角高乾坤莽空闊

百感屬吾曹建盦張松寥先生

際亮

全題云無端有飄泊何

處不風霜敢以歲時晏而爭天地芳孤根應後死明月已先

涼悵望江楓外蕭蕭雁數行四十賢人等是增減不得而兩
人全集境界亦卽於是分矣

才名原是布衣尊此今少日題句也每怪夫勢利之見中於人
心詩文集題別駕刺史太守觀察諸混號稱不一稱其稱之
者固以爲敬而受之者亦不爲驚乃如之人或僅虛銜猶可
說也乃虛銜並不如此而稱之者往往如龐士元稱引喜過
其實直令後人讀之毋從審辨要知傳名一事原不恃科第
官階而始顯更何論於保舉捐納之虛銜如以諛稱爲貴將
見名實不符吾恐天下不少同姓名之人人將謂我何

昔日龍沙未解兵登臺南望白雲橫卽今鼓吹轅門日回首秋
風榮棗城此先師安仁侯仙舫先生材曩筆也先生夙治古
文服官後尤勤民事故詩不恒作作不甚愛惜其意蓋有寓

矣此篇之存乃從提督侯公疏勒望雲圖錄出拙著贅談前
已敬載此猶誌之以見先生餘事發爲詞章亦非尋常可及
而小子菱之不敢妄自菲薄者蓋有以稔其淵源之所自云
詩用疊字易流率滑惟必有確當不易及委曲詳盡之理乃可
令人瞑想無窮杜少陵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
未免近率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同用疊字便
已不同若李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一聯王摩詰疊
上漠漠陰陰四字則更生鐵鑄成得此方稱全璧矣

李白杜甫並峙唐代一長駢音一精選理其溯源又皆在三百
篇中於溫柔敦厚興觀羣怨之旨若合符節而元氣淋漓包
孕萬彙自非後人所可幾及千古而還二公位置殊難軒輊
其後乃有小李小杜之目商隱學杜十得五六牧之學李恐

未盡然且亦非商隱之比

杜公評李生詩謂其清新俊逸後人少之不知清新俊逸四字

得一已成大家況兼之乎吾閩國初黃莘田先生任詩集

人謂逼真玉谿余則謂具體太白以其清新俊逸故也錄其

七絕七里瀧云終日嵐光濕畫幢有時松露滴篷窗一聲櫓

竅千巖響知在諸峰未出瀧題畫云雲外飄然獨往還層萌

絕壑不開關秋風捲盡千林葉卧看床頭一尺山彭城道中

云戲馬臺邊日又殘名驂欲返故鄉難江東父老空惆悵不

得君王畫錦看又將軍射雉錦連錢幕府能歌帶箭篇今日

苻離睢水道毬場春草綠如烟獨遊上帶溪云翠壁千層礧

道低樵人歸塢日初西山花數片吹落石野鳥一聲飛過溪

西湖襍詩云珍重遊人入畫圖亭臺繡錯與茵鋪宋家萬里

中原土博得錢塘十頃湖又荷花十里桂三秋南渡衣冠足
卧遊爭唱柳屯田好句汴州原不及杭州又明月香風十二
層半間亭子晚來登內家五夜凭高望指點湖山正上燈又
珠襦玉匣出昭陵杜宇斜陽不可聽千樹桃花萬條柳六橋
無地葬冬青又梨花無主草空青金縷歌殘翠黛凝魂斷蕭
蕭松柏路滿天梅雨下西陵又刺史笙歌學士禪倪迂楊鐵
竹枝篇只今耆舊無新語風月銷沉四百年泰安道中山行
云巖巖典則魯千峰玉檢金泥拜秩宗七十二君消歇盡夕
陽驢背語東封又倡條冶葉拂青驄帽影鞭絲困午風十里
棗花香不斷行人五月出東濠舟過金利墟云鷓鴣飛上古
祠啼蕉葉牆高竹路低惆悵相思不相見木棉花發日初西
歸舟襍詩云香風酒氣吹荷葉露冷碁聲落桂花誰繼風流

許丁卯驛樓觴詠月初斜又秋河遙挂亂峰西巖桂斜飛片
月低不用針樓憶惆悵全家都在飲牛溪題秋林放鶴圖云
我在林泉汝在陰空山流水結知音一聲清淚一長嘯各有
丹霄萬里心對花云不須惆悵惜芳叢把酒看花興未空看
到秋江顏色好芙蓉原不要東風所思云舊時節序舊亭臺
散盡歡娛獨自哀我亦譬如騎竹日所思人本不曾來

先生絕句亦有大類香山者偶作云香臺鏡檻三千牘帽影鞭
絲四十年無可思量無可說東風吹夢夕陽天雜詩云又與
殘編續舊情呬唔深夜一燈明侍兒竊指乃翁笑四五年來
無此聲

先生七古在集中亦是勁作棄婦詞一首怨而不怒有變雅遺
音讀之使人知宦途之艱文云結髮爲君婦采葑復采菲鳴

雞事戒旦德音期無違貧家操作無停時豈能膏沐描修眉
荒厨無米炊不得羣小尤愠姑嫜疑高堂漸漸有煩言謂妾
不堪主蘋蘩妾身營蒯輕遭棄妾心日月光無異三年紡織
坐春機去時還著嫁時衣翠羽明璫妾不取出門椎髻單車
歸歸時環抱諸兒女痛我劬勞和淚語寄聲兒女不須啼汝
別有母如我齊末句聲淚俱下正如莊生云送君者自崖而
返也初先生領康熙壬午鄉薦屢試春官不得志匆匆捧檄
令粵之四會縣事以忤上官意遽劾爲縱情詩酒不理民事
罷歸歸日卽以此八字自榜船上其所託憤者深矣

先生好硯集中詠硯詩甚夥余尤愛誦其古款遺凹積墨香纖

纖女手切干將誰傾幾滴梨花雨一酒泉臺願二娘

菽園按
隨園詩

話願二娘

國初金陵人善製硯能以鞵
尖試硯石之好醜時人競呼爲願小腳

一什又斷句愛鐫

小印端溪吏管領東西兩洞來蓋先生嘗寔高要適領端溪
三洞此云紀實也家有十硯悉在粵所得佳品一時題詠殆
遍故自號十硯老人言守此硯終也後竟不復出

十硯老人一家風雅侍兒金櫻及長次女均通韻語次女紱佩
名淑畹有詠梅句風定月斜霜滿地西廊人靜一聲鐘爲錢
塘陳勾山太僕

兆崙

所激賞以謝庭柳絮亦不是過當時稱

爲定評閱百餘年復得吾郡謝聲鶴明經女芸史名浣湘句
積雪滿山天欲曉一聲老鶴四無人

拙著贅談輯芸史詠雪齋詩頗夥而未及其遇丙申居詔安城
東草堂度歲輒從謝家子弟得芸史軼事思欲傳之今爲草
具於此芸史生於父仙遊學畧故小字曰仙身頎然而瘦貌
僅中姿稱林下風性絕敏能淡泊見書卷必癡立終日恒不

去有弟瑄樵

穎蘇

絕類其姊乃使分讀父書纔成童卽能卒

業及俸滿歸復使互易而課亦然瑄樵旁涉藝事能書能畫能篆刻未冠名出里閭大人先生爭羅致之不恒家食芸史久依膝下詩文專業所造獨精常寄和弟作梅花詩卽今傳誦之積雪滿天瑄樵自嘆不及數貽書索姊近稿遇淋漓寫生時出以補白芸史知之雅不欲以閨中詞翰遠暴外人面諍而止然郡人已共傳仙姑娘才爭欲得而婦之矣父愛女切苛於相攸有年家子刺探而得僞爲樸訥也者袖詩往贅以師禮見父意其才已心屬之向之疑年少女二歲固猶雛也舉止端重無佻健習閱其詩則又振采負聲清高深穩適齋壁新聖命之題欣然援筆卽庭中梅菊櫻柏各五七言古近體分賦成詩須斯立就抱負昂然能見頭角父大喜決意

壻之謀議旣成微聞其僞猶冀招至甥館刮磨使玉而不知
此子固合孟子莊子所云茅心蓬心而一之者也及女子歸
盡悉底蘊復不能治家人生產日從走狗少年遊負博進錢
知有搜括女之奩貲嫁衣向諸無賴解圍而已父雖悔之終
無如何繼且典質一空書籍碑帖亦在不免斯時之女真有
求死不得者遂將舊作憤投諸火絕口不談韻語此中日夕
殆如李後主所云惟以淚痕洗面耳未幾壻死身後不留寸
簷無以爲家乃大歸父所事父終天而芸史亦旣老矣始復
稍治舊課繼父之業設帳於家訓蒙爲衣食稅其集中句云
年來喜誦十三經深愧坤儀我未能又句底事花間聞剝啄
隔牆穉子送詩來皆當年實錄云瑄樵自外得潤格頗豐亦
時郵以供姊怡怡如也髮逆竄漳瑄樵殉難芸史後數年終

於家弟子輩有成名者極力哀其存作僅若干首請於林二
有太史壬序而行之距卒之年且十易寒暑矣

常參班裏說歸休都作寒暄好語頭恰似朱門歌舞地屏風偏
畫白蘋州此十硯翁戲示僚友絕句較昔人林下何曾見一
人之意似較含蓄而多風論亦惟有此翁氣岸纔說得響又
有律句云行義艱難居下位別情哀樂感中年林泉有福終
能老文獻無徵要此身然則難進易退固大有道理在非漫
爲負氣之比觀其全集詩詞優游涵詠使人意銷可見

十硯翁終是以香山面孔運太白精神香草艷體間近玉谿猶
其餘事則卽以艷體而論已開黃仲則吳蘭雪先聲大家之
大宜乎無所不有

康熙進士寶應王懋竑考據之學甚精晰淹貫平生詩文非所

專長論者亦未有異議近閱侯官林香溪廣文

目錄

射鷹樓

詩語稱其兼長詩文爲本朝不數觀作家實不可解豈廣文別有所見耶

嘉慶間閩縣陳恭甫太史

壽祺

名亦甚重左海全集自以經訓

爲要絳跼草堂詩瑕瑜參半終帶幾分考據習氣張亨甫孝廉至以浣花玉局比之謂可俯視竹垞此不過門弟子之私論則然其實恭甫之詩尙不敢望亨甫項背遑論乎等而上之至於唐宋之杜蘇二公

李安溪相國

光地

詩非所長有詠韓文公五古以詩爲語渾實

簡質亦自可觀詩云吾觀近代士於古務相逾誦讀兼草草指摘又已疏有如唐韓公鄙爲詞章儒傲若齊晉大率視勝與邾昔人亦有言湖海非雙鳬適此儒先後孰不撻其餘況

乃嘖咀淺未能去皮膚奈何坐自貴動擬昆侖渠韓公生是
時胡不一攷諸玄元國之祖西方代所趨奮然并斥逐休心
人鬼無揚雄似孔子宋世猶陳鋪截取自孟氏無見乃云乎
六朝淫靡甚朴學不能驅公與極其藝然後識典謨謂公流
溺者亦匪公之瘡尊周如其仁距墨聖者徒法施於吾人索
垢曷區區親見貌位者不怪舊唐書張籍但知文漫以大賢
呼李翱庶高弟開首論程朱嗚呼公之績在輔世公之學在
宗經顧不必與詩人爭此一席也

蔡文勤

世遠

爲黃忠端

道周

邑後輩學者稱先後漳浦先生忠

端大節比美文山古文家法亦足雄殿有明一代文勤際會
清時學行純篤窮經體道籠古括今自成一家言爲當世談
古文者所宗以視忠端無愧色矣二公文集之外皆有詩集

古拙木強朱爲正聲今舉其尤近清雅者忠端作云

原題周中丞棺

至漳建祠致拜肅然

直道逢昭典九原多德鄰一時同燼者終古不灰

人龍馬初圖象豺狼已化塵未須舊銓令引綈到江濱文勤

作云

原題蕨寄藍玉霖

結宇南山下蕨生不費錢脆當春菜美青入

野盤鮮小雨遲舒葉東風欲放拳莫云滋味薄一熟動經年

余生於吾閩下游之僻鄉衢歌知圃瓶借無書孤陋寡聞久乏

合羣會友之雅而又鄉居恒少旅外恒多綜計此二十餘年

中之粵之鮑江薌海濠鏡穗城者二之吳之燕之滬瀆津沽

金臺者一之南洋之星洲者三以客爲家寓公自署平時信

手塗抹稍有論述雖樂土風莫求鄉派心竊憾之故每於故

紙堆中見有鄉先輩傳作必爲錄之以寄寤思然古作可得

而讀今作非久於其地聞見日親及友朋好事之搜錄不得

也客歲編纂贅談十四卷中錄閩詩寥寥猶有賴於同郡曾

渭兆舍人

宗璜謝又新拔萃

錫銘

搜采始能獲此數者今年

續輯此編仍有廣託知交向叢殘而一索耳

鄭成功小名森舍見

暗

陳霽臺灣竹枝詞注又見臺灣外紀

國初遼陽劉廷璣卽箸在園雜志者也

贅談多採其所著

在園詩名葛

莊詩鈔句如小艇正宜三尺水破帆斜受半邊風野寺無名

惟欠佛空山有路漸知邨路貪稍近羣由徑橋畏新欹獨下

輿滿山落日行人少一路新墳戰骨多眼前境恰爲人人欲

言故抄

嘗見人因疾痛而吸阿片烟及疾愈而烟癮已成苟欲改之疾
隨癮發其害有甚於附骨之疽輾轉連綿流弊百出卽不改
之他日夙疾復起亦不能終恃阿片烟以去病仍須廣求藥

餌而后有濟其或病勢沉惡未死於疾先死於烟蓋精氣久
耗疾乘之虐以癮而痰以痰而絕其理固有相須者余猥不
戒於先及知其害悔已無及醫云曩因疾痛而吸須用漸改
免慮故疾之發然且屢改屢深至今未捨半由於方藥之難
求半由於烟力之盤結後患正長不知底止拙著恒錄近人
詩之痛陳阿片者所以自箴亦以使人早知其害而及早防
之也近聞潘蘭史在香江廣徵此等詩欲刻贈人亦屬盛舉
鰥生於所爲詩亦十餘年於茲矣平生固陋自知氣體卑下不
敢妄攀建安才力薄弱未能請事大曆長吉體物則畏其苦
吟滄浪喻禪則無其妙悟獨於唐宋之間得二公焉白香山
蘇玉局是也不意已有先我言者英德張春臺廣文名景陽
西優貢官題白香山集三十六韻云少日學吟詩措詞多未
增城學

圓意之所欲白口每弗能宣自恨讀書少腹笥非便便因之
肆涉獵詩句仍欠妍此果何以故想法未細研偶讀香山集
其思若湧泉詞源罔或滯混混而涓涓寫景景活現言情情
纏綿或爲閒適體或歸諷諭篇其旨雖各別其詩均可傳吾
心豁然達一旦如流川憶公在當日聰慧本授天之無七月
識六歲學詩年廿九歲登第萬口共稱賢諫草上朝右詩酒
倍流連唱和得元九璧合而珠聯詩人有知己升沉何患焉
所以屢仕已都無俗慮牽達才鮮窒礙餘事更通禪廣大作
教主詩心半佛仙公詩所到處家誦而戶絃豈惟滿中夏海
外奉拳拳雞林有相國百金換一篇似此傳流廣唐賢誰比
肩三復何得此憬然悟其然公性無執拘公心少倚偏公學
非僞僻公志最誠堅以此發於詩能教面面全讀書人咸悅

快覩共爭先當時學詩者務此一編專卷雖李相掩老猶裴
令憐我生千載後恨未得執鞭幸得讀公詩公詩過三千每
到得意處輒欲作詩箋讀書奈不多寸心徒空懸瓣香竊私

淑默默悟前緣

菽園謹按此詩可作白公傳贊不止論詩其

道着非真能倚友古

論白公之詩謂非僞僻而歸於誠一語自覺

人者未易影附而得聲調趨甜俗意義多庸庸欲掃除羣弊何莫學坡公公詩本

天授下學豈追蹤然得其大略便可滌塵容公詩無俗調洒

脫而清雄公詩無庸意矯變而靈通落筆筆超曠下字字玲

瓏成連海上音水清山復崇如來說梵偈色相總皆空所以

公詩名赫如日升東不襲唐賢迹自成一大宗李杜韓白外

誰敢與爭鋒潛心果三復諸弊自消融寄言學詩者慎勿甘

贖贛

菽園按蘇詩以杜爲骨以李爲神上揖淵明下啟好問

非黃陸輩之可得而僂也白公在唐藉甚聲稱或猶有

以元劉相比者及宋蘇公一出後廣文所著名一得山房詩人乃并稱白蘇可謂千古定論矣

鈔南海李子黼

長榮

柳堂師友詩錄有輯

一得山房詩鈔有火輪船上觀海七古一首云鰕生眼孔本不大意量每爲杯水隘忽然束筏入滄溟恍惚頭昂青天外銀濤雪浪渺無邊沐日浴月始何年泛槎空憶犯牛斗添籌幾度變桑田對此茫茫百端集胸際波瀾輒湧溢爲思巨浪破長風遂爾扁舟駕一葉我聞蜃氣結樓臺頃刻萬狀海中來何以龍堂鱗屋總無有但覺鴻濛渤澥相滌洄又聞海上之神山亭亭鼎足峙其間胡爲圓嶠方壺皆不見毋亦虛無縹緲侈空談乃知行踪不到處寓言十九多被誤縱云眼福我未高烟水蒼茫究無據有客爲言觀海潮空諸幻想立丹青縱目直窺尾閭外下筆自吐胸中豪客語未終吾點首不覺

腕下龍蛇走詩成向客低聲詢賦海可比木華否滔滔汨汨
是真以行文爲樂者意境亦在香山玉局之間惟其辦香旣
久無心求合於古人而自無不左右逢源中段愈質實愈活
潑在咸豐時士人能說此語亦難得

侯官林薌谿孝廉嘗治訓詁考據之學所著禮疏進呈蒙 賞

廣文故其論詩於并世治經之士間如林暢園

茂春

粵如溫

伊初

訓

皆極許爲一代大家雖師友私稱不無過實然所以

爲已重者不已至乎

詩之平行如寶應王懋竑薌谿乃進之秀水朱竹垞陽湖洪稚

存之列以不喜隨園詩之故因以及其文

散

并以及其友

北

昌言攻擊幾無完膚甚矣哉著書人之不能無偏見固如是

夫

二百年來論詩者無慮百數千家其可得而見者新城王漁洋以神韻而番禺張松廬要之以沉著錢塘袁隨園以性靈而大興翁覃谿實之以肌理神韻未必沉著沉著自有神韻性靈可槩肌理肌理未盡性靈張之於王自是返虛入渾翁之於袁終覺求深反淺

人家子弟少日讀四子書五經三傳稍長讀子史文選各大家古文以及隆萬天崇康雍乾嘉墨卷同館律賦試帖豈故爲是每下愈況哉因欲守帖括之家法自不得不爾余謂作詩之理亦何獨不然風雅頌騷爲詩之源然觀海無涯望若而歎其不能自濟於所欲至也明矣降而六朝唐宋元爲渡海之舟濟人之輿其勢亦不可以終恃於是求之於國朝非世之家以爲之楫以爲之梁而楫之梁之者仍有事於周旋

請業之師友所以讀書之法宜由古以及今作文之法必因
今而求古馴至得魚忘筌舍筏登岸則其勢既順而其力不
勞不然躐等以求之有嘖越而已一得以囿之有孤陋而已
詩以意爲體然非曲無以達其意則有事於曲者筆也詩以詞
爲用然非清無以運其詞則有事於清者氣也昔載號吟每
讀古今名大家集尋其義理骨脈無一不從曲字來亦無一
不做到清字極其有去此二字者不但無好詩亦決非詩人
林薌谿廣文所著射鷹樓詩話意恐落前人所談風趣性靈窠
臼因別求博大雄厚爲宗蓋自命爲纖佻粗率者藥石也究
其所蔽必至橐駝臃腫意絀於詞將有視纖佻粗率以同病
者是直以類書爲詩注疏爲詩而已何足貴乎廣文常議山
陽潘四農解元

德興

養一齋詩話獨舉質實二字爲教未免

偏倚及至自行下筆反不脫偏倚習氣毋乃失於自鏡要知風趣性靈詩中所有古今作者原莫能外

去冬閱上洋報刊有聊齋志目燈謎若干條頗觸夙好錄存儲笥時資談笑繼念此類殊少專書檢其尤者凡十二則附見於此藉不沒其巧思至作者之爲誰氏原報未登不及詳矣

○合肥爵相鈞諭 李伯言○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 祿數○青眼迷離不相識 柳生○太陽高照

向杲○十里消魂路 長亭○老太太 宦娘○長生母

恒娘○瞞藏 曹操塚○尋夢 續黃梁○筆硯精良人

生一樂用菴簾格 房文淑○以上俱打 ○相如完璧歸趙 保

住 連城○纔了蠶桑又插田 促織 念秧○以上俱打

滬上申昌書畫室畫報後幅例附名人雜著小說一二紙以醒

閱者之目如天南遯叟

長洲王韻紫詮號

箸淞隱漫錄高昌寒食生

古越何壩桂生號

箸乘龍佳話傳奇皆先載報後然后成書者也辛

卯春間加印燈謎月凡三紙至是秋始畢一時聳動好事遐

邇傳觀紙爲之貴今雖事過情遷每一憶及昔年鈔錄猶有

存者覺黃絹幼婦久而未陳爰爲選列以告同好之欲見而

未得見者撰人舊題藹園爵里俟考○盡徹乎

唐文

一言均

賦○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詩經

莫怨具慶○更有甚於畫眉

者

崑戲

不第描容○生堵教及成王焉

六才

盡在不言中○

外

花名

夜落金錢○學而優

官名

序班○呆壻

禮記

敢問何

謂成親○片言折獄

四書

由也升堂矣○秋曉

崑戲

拆字改

書燒香○吏酣飲懷檄睡於海厓

詩經

是日既醉不知其郵

○吾無隱乎爾

曲牌

桂枝香○飲可八斗而醉二三

詩經

漸

漸之石○三品官

詩經句一

淑人君子○溫其如玉

禮記句一

可人也

○錦囊

禮記句一

詩負之○八壻

詩經句一

汾王之甥○三公跪

左傳句一

拜夫人也○雙勸酒

禮記句一

左右有局○釐

漢人句一

賈捐之○楚

左傳句一

咻

左傳句一

齊人不能師○九九八十一

尚書句一

歸其有極○鰥

左傳句一

寡人之雄也○秧馬

尚書句一

齋天馳○時維仲春至於北嶽

詩經句一

如月之恒○考優

成語句一

逢場作戲○召入綃帳中從戶

詩經句一

外望之如月下聚雪

聊齋志目二

劉夫人白于玉○詩讞

詩經句一

歌

以訊之○凡有章奏雖親子弟不欲使聞

左傳句一

於是乎焚表

詩經句一

之藁○射天

易經句一

乾之策○喙毛如戟

春秋國名一

須句○賊禿

詩經句一

有驚在梁○家乘

易經句一

志舍下也○山林廊廟

藥名一

阿

魏句一

○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事東吳

六才句一

著他魚水難同○公懼墜於車

疊下平韻字四

驚彭生鳴○細雨無

韻字四

聲濕酒旗

疊下平韻字四

廉纖霑帘○右共三十六則又捲簾格七

則列左方○蘇臺懷古

左傳句一

子西弔○甥館

尚書句一

來相宅○

名落孫山外

易經句一

中不在人○踴躍用兵

詩經篇名一

將仲子○

荀林父後以官爲氏

易經句一

行之謂也○宜于塚土

藥名

陰

地厥○

一杯一杯又一杯

易卦象句一

乾三連

曩與友人賭謎底面字數不得犯重違者雖佳有罰余有句云
妙寄閒情偏有賦苦吟禁體欲無詩意蓋指此所以門角鉤
心雕肝鑲腎不如是不足以因難見巧也丙申寓詔安縣度
歲彼都人士於新歲燈節前後例有謎戲余亦不覺技癢預
先搜索惟日不足以俟及期一試居停沈君索稿往觀以爲
底面無重結想較難所得自少恐不敷三日之求堅請破例
自是日得十餘則不復如前之束縛矣藹園謎語間多犯重

字者其佳處亦不可沒倘從割愛良用翹然且事有爲已所

已經者愈以見他人下筆之難敢備錄之藉覽觀焉凡十二

則○銅雀春深聊齋志目二連鎖喬女○井井有條美人名二田田柳

枝○伊威在室左傳句一遭逆妻者○名隸太常聊齋志目二粉蝶成

仙○無心卽是多心易經句一或之者疑之也○有成德者左傳句一

教之貳也○維熊維羆左傳句一示子之兆○謂之吳孟子六才句一

夫人只一家○伯道興嗟尚書篇句一微子之命○走爲上着尚書句一

句乃逸乃諺○舍於蠶室四書句一不可以風○急就章植物名一書

帶草○文章有價詩經句一賈用不售

乾隆番禺凌西波進士魚觀黎忠愍畫像句運移亦知大事去

不忍報國虛無人張南山先生謂其能說出千古忠臣心事

愚按同時寧都彭儀庵明經雲鴻弔屈原句猶可忠言悟應

無亡國人不更道出千古庸主覆轍乎曩嘗卽凌彭二詩意書黃忠端集其第一首後四句倘逢盛世原鸞鳳也遇賢王惜羽毛誰使忠貞不能救先朝久已棄臣髦讀者皆謂沉痛也

彭儀庵有詠介之推一題筆舌風雷如老吏斷獄九原有知當爲氣沮今錄於下一朝賞弗及抱憤去邦國偕隱愚老親火烈山盡赤忠孝兩無憑舉動成禍賊或疑此作持論過刻要知傳文之首有不言祿祿亦不及七字其爰書已定於二千年前乎試想自明

蘇州高太癡秀才

辨

人甚風雅性復不羈書畫詩詞具各慣家

賣文滬上近將十年屢主滬上日報筆政去年始通函訊互寄小照藉訂神交著有三憾贅談無力付刻聞余近輯筆記

嘗鈔其友師竹氏謎稿見遺爲錄數則此雖小道中之小者

亦可見文人心思無所不有也○待字女四書句一未有夫子也

○寡詩經句一人之無良○雁足六才句一只這腳踪兒已將心事傳

○漢王初入秦丞相府諸將皆取金帛四書句一何獨不然○江

蘇本科中式紅樓夢人名一吳新登○紫燕六才句一黃鸝作對○拜石

四書句一敬兄○堂唱尚書句一歌於室○曾聊齋志目一孫生○暗合憲神

一陰符○壻曲牌一一半兒○建子尚書句一以正仲冬用繫鈴格

林薌谿廣文所著射鷹樓詩話偏於格律而不自知凡世之主

意趣者率加微詞或且排斥隨之斯亦負氣之甚余觀其遂

初樓詩鈔雖亦能用風調而清新俊逸不及莘田情深文明

不及亨甫自是內其所外其所內之弊今錄其七絕之尤

細者一騎云烽火南來鼓角虛虎狼十萬遍郊墟路旁一騎

流星過可是江南報捷書水仙花云凌波無語立亭亭脫盡
塵埃喚夢醒憑弔烟皋憐解珮湘雲湘月又湘靈杭州西湖
云明霞娟月淡如無髣髴青溪見小姑愛汝啼妝勞夢想癡
情欲向乞西湖寄柳賓叔孝廉興恩江南云聞君築室入深
山白石清泉相對閒我寄愁心千斛去白雲長鎖莫教還

凡觀一人之集必知其所擅長者何在平生所措意者何在
沒其所長而強使就我評改文字尙不可率用此法況乎選
錄前輩家之遺作哉苟爲道未盡戾古則所謂亦自成家寬
以求之而其人之真出矣薌溪廣文遂初樓詩鈔風雨上石
竹山云裂礪風霆走泉聲接杳冥鐘飛江樹黑潮落海門青
亂石爭孤嶂空烟蕩萬屏倚天拂長劍回首白雲停下黯淡
灘云蕭蕭舴艋披風驕銀漢西傾起怒潮白馬飛濤千澗走

黑雲捲地萬山搖聲高爭擊馮夷鼓日午聽吹伍子簫半壁危峰一飛檐猶疑風雨百靈朝凡此者皆廣文之真也其自許能學杜韓在此而實杜韓之大何嘗無此杜韓之細又何嘗止此

吾人爲學師友沾溉之功自不可少通都大邑世家子弟稍具中資苟知自奮便能自見較諸偏隅寒族及身崛起無所憑藉必俟能自得師而後自立其一因一創之間難易相去何啻天壤卽如吾閩近代詩人之傑斷推黃莘田張亨甫二先生其所居之永福建寧本非都會通途況一則起家於農一則起家於賈尤爲世所難得

說者恆謂草澤多英雄予謂終其身於草澤間則人究何從知其爲英雄英雄者不以草澤囿者也向使黃張二先生不遊

於通都不觀乎京師不交乎天下則其名不著而其學亦未能相與以有成是故英雄可不爲名計願安於草澤然一爲學計亦自不得不去而草澤而思遍識夫世之所謂英雄若黃張者固詩中之英雄也

張亨甫先生奇情壯氣一如其詩素負國士之目屢上公車晚歷南北遊迹所至傾倒流輩不獨當日同學諸君所願退舍避之已也而同學中最爲心折者閩縣劉炯甫徵君

存仁至

欲以師禮奉之次則侯官林薌谿廣文薌谿有時名自負詩學不輕許可獨於先生隻句單詞必加矜重平生辦香所在亦略可見先生咏夕陽云落葉棲鴉秋有迹空山流水古無人薌谿云遠浦雲歸天欲暝空山花落水無心先生咏砧聲云萬里塞垣霜重後千家樓閣月明中薌谿云千聲哀杵霜

凝指萬里明河星在天先生咏秋雁云衡嶽七十平聲峰夜月

洞庭八百里蘆花薌谿云湘浦蘆花千尺水衡陽月色萬家

樓且盡襲其詞意矣

人家萬樹秋風裏估客千帆夕照邊亭甫登釣龍臺句薌谿用
之延平懷古則爲萬槩樓船飛古渡千家燈火枕孤城也何
渠不若漢乃至兩家全集所在人究得而伯仲之則内外大
小之分有不可誣乎

薌谿能麗而不能沉亭甫能沉而又能麗亭甫骨樹乎肉故剛
薌谿肉勝其骨故泡

射鷹樓詩語而外余復見有海天琴思錄殘本數卷標舉詩旨
多有發揮蓋薌谿後時之作兩集取而參觀頗足以自正其
失者若其中所爲有爲之言負氣之論又不可不分別觀之

也

林氏雖侯官望族薌谿廣文乃以孤兒崛起幼日母吳太安人督課甚力宗老或賈於外爲言乃兄謀挾俱去母初爭之不勝憤而自投井中眾爲大駭亟援之起而共貲廣文卒業及遊京師繪一燈課讀圖述德賢母之名且嘖嘖當世云

獨立山人有獨立圖海內通人題詠殆遍山人擬什之梓以廣其傳書來請曰菽園與飛聲交深獨可無一言乎余聞言不知所出因贅一詩云一覽皆邱垤蒼茫首自搔名場顛李杜詩國失劉蕡天地忽然小風雲欲放豪等身來箸述未許讓君高山人得詩甚喜至命令嗣編入家乘

山人又有海外歸槎圖卷爲光緒庚寅柏林歸舟時作余亦題七律一首云持竿儘拂珊瑚樹舉足誰翻鸚鵡洲輸與詩人

成浪迹竟從大地轉圓球雄心攜劍誅蛟蜃

山人一字劍士堂名說劍四十

後更號老劍

艷遇占星犯牛斗

指蝶渡聽琴事

生面如今開一代果然天

外得歸舟聞山人已刻入同人集矣

婦人瀋心護女虐媳千家一轍

國初南海梁芝五太史

佩蘭

仿禽言云姑惡姑惡新婦不得姑樂姑惡猶可小姑誅我凡

他人百十言所不能了者只以一語了之愈見當局難處聲

隨淚竭之狀此正傳神妙筆非漫爲含蓄也

又一章云瘦兒瘦兒汝豈無父汝繫伶傳而父不顧汝父不知

他人知之純從背面傳粉而精神已十分透露風雅遺音此

其嗣響宜六堂堂樂府名重當日矣集中七古長篇神理音

節皆導源樂府揮抒襟靈如養馬行採茶歌等作儘見其流

傳不廢者

丙申余來星坡蒙內地流寓諸君子委校文藝繼左黃二領事
會賢圖南社後創興麗澤一社以便講習無論詩古文辭時文試
帖策論雜體皆可分課各自成卷仿粵東學海堂例也凡期
月而一課之冀可蟬聯不輟余初頗難其成竊意南荒僻陋
島嶼林立流寓文士散而不聚聲氣難通土著人材童則失
於正蒙壯且溺於貨利求有一二心通其意思能洽我同源
響我宗教者已憂憂難之況求其干城我金蘭我耶而諸君
子文興正豪堅持必行之說乃以季秋舉辦初課一時聞風
奔轅得卷千四百有奇揭曉流寓十之九土著十之一亦云
盛矣嗣是有增無降丹黃雨下猶難日給始議爲間月一課
或季以爲期其冬余奉 生慈楊太君命扶 先大夫勤植
公靈輶歸葬澄鄉得以伏處做廬重編贅譚之所未竟而星

坡社子依然在遠不遺郵筒絡繹源源來也丁酉六月重履
星坡同人謀加擴充以通其勢命名曰樂羣文社專重實學
砥礪有功庶求所以日進有德者其規模視昔爲加廣矣然
無所憑藉無所師承議論龐肆弊將有視帖括空言而更甚
亦吾人之羞而斯道之不靈也因是而暫輟其役以併力於
經史正課雖取逕之較迂毋速成以不達耳其龐澤社課藝
初編今方校畢未刻若樂羣等刻尤當俟諸異日

黃莘田先生一世秋蘭怨公子頻年春艸送王孫二語包含無
盡極纏綿極蘊藉在無題詩中端推此種爲上乘

後身還去作浮萍莘田先生楊花絕句結七字也盡而不盡意
在言外當時以此得名人呼黃楊花余按秋蘭春艸一聯亦
是千古名句先生所著本有秋江香艸二集倘援楊花之例

卽尊以秋蘭之號固未爲不可耳

謝宣城澄江淨如練五字千古得名前明王文成公過款某地亦有澄潭淨如練句五字中只易一字耳居人競傳公作至名其地曰練潭此則以人重而不關乎句矣

射鷹樓詩話卷二十一有云 國朝六家詩以查初白趙秋谷配朱王施宋甚爲不倫吾無取焉愚按薌谿嘗人不倫而不知已實不倫耳其平日心目中震懾於三唐已久而又爲三禮注疏所困見凡議論之文先已疑爲宋派而薄之復不耐細心體會卽強就之而其神不入毋怪熟視焉若無覩矣朱宋查趙異貌同妍合綿邈於尺素吐滂礴乎寸心流連景光因物付物詩所以清新而不窮也豈若餽飣浮藻先文後意者爲哉謂查趙之與朱王施宋爲隱分二派則可謂其不當

倫於朱王施宋則不可其所不倫又無明言僅以無取二字作大言欺人誰當受嚇

吾人下筆當行氣不當行文當用意不當用格林薌谿能知之而不能爲也故其詩多如時下八股犯有合掌

蘇小墳連岳王墓英雄兒女各千秋隨園詩話明載爲趙甌北先生句射鷹樓詩詆必欲硬坐爲隨園已作薌谿之意無非好訾隨園告患無辭耳原句本無疵累薌谿乃以蘇小與岳王并詠謂爲不倫不知仁義芻豢義各有取墓可并詠何不
可并況有英雄兒女四字爲之鐵板注腳耶薌谿又厯引徐凝王禹偁詩以蘇小家西湖而葬嘉興朱竹垞先生嘗是之
隨園此作偏欲襲謬此等學究考據直與不解詩理者同其
見識殊覺令人難耐豈薌谿真不聞西湖湖上有蘇小墓耶

又言錢塘梁公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謂竹垞欲奪錢塘蘇小墓爲在嘉興語屬無謂而梁君徒爲一死妓爭朽骨其志亦昏矣云云正在說詩忽講理學想齊宣顧左右而言他亦無此離奇入幻雖有辨才將何置喙

德清愈蔭甫太史樾僑寓白下榜門曲園因以自號享盛名近將卅年中與名臣咸加敬禮堂名春在取題全集考據詞章一手所成幾四百卷輒近著作家罕及其富主澗中講席爲久家鄉後輩咸向化焉東海諸國尤貴其集郵請著錄甚或踵門留而受業書法古鞞隸篆獨佳晨鈔瞑寫劬學不倦所輯筆記多未見書性喜談諧俳體廋詞亦關全力迹其一生得林泉趣盛山水緣食文字報有家庭樂厯官未久暇日偏多與昔之隨園正類而君自待容有不屑葢一則所馳之才

一則曠達之志而且遭時昇平與厯世憂患均微有不同故處之不能無異若論所詣駢散文字君似不及隨園訓詁小學隨園又不似君至君詩學辦香香山汎濫兩宋每一語出恰如人意欲言當引隨園爲同心亦隨園所宜推畏友乃不及隨園當日詩名之彰不過著述太多或流平易且有爲已之考據掩耳余嘗讀春在堂詩編至其警作未嘗不歎爲峭圓猶在其卷一中有讀經偶得詩五首今錄四作 禮非自天降乃自人情生近情非其至此語使我驚及讀曲禮篇而識禮之宏共飯手毋澤並坐肱毋橫爲主毋叱狗爲客毋絮羹入戶視必下登堂揚其聲大哉聖人禮一一如人情惟其如人情萬世莫之異瑣屑諸儀文已作芻狗棄乃知不近情轉非禮之至 六經皆可註不可註者詩詩人化爲土千古

存其辭其辭雖可讀其義不可思卽如谷風篇云是棄婦爲
而婦見棄故孔子不必知今欲求其解豈可空言治涇渭何
所指方舟何所施必其家庭事瑣屑皆得之而後此詩義明
白無所疑不然詩雖存詩義終支離 論語首學而其教先
自治繼之以爲政而後論所施孟子則不然所重在救時知
言與養氣姑弗遽及斯先載齊與梁兩君問答詞其於本末
間似乎倒置之尼山與鄒嶧同爲萬世師何敢妄擬議願爲
深長思 孟子游齊梁初不言井田及遇滕世子始以此告
焉故知井田者一壞不復全齊梁兩大國壤地逾數千豈能
細擘畫使如三代前滕則最爾國小若彈丸圓地近制易及
人少法易傳姑爲小試之聊使根本堅介於齊楚間或可旦
夕延要其論王政豈在此寥寥後世大一統地盡垓與垠而

去聖人世則又千百年張子雖大儒未若孟子賢乃謂治天下必以此爲先世雖不吾信吾志終弗遷行當與學者共買地一阡畫之使爲井八家相鉤連家塾夜橫經鄉飲朝開筵使知古可復所苦惟無權吾昔讀至此未敢信其言一鄉與天下相去猶天淵不見王荊公新法手自編施之於鄞縣鄞縣稱其便施之於天下天下攻其偏語語見道引人入勝卽隨園集中亦僅見也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之貳終

觀天演齋校本

五百石洞天
揮塵歲三四

清泉竹多為

星沙廬以罽檢

閩漳邱氏
刺於粵垣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之三

海澄 邱煒菱

不到京師不知天下人才之大不到京師不知天下人才之少
此言也爲宿學晚達者言也余因推論夫詩不多讀書不知
古人成名之難不多讀書不知古人成名之易陽湖趙甌北
先生云先出世來佔好句

宋子熙名紹濂番禺布衣歿後友收其藁有詠白蓮句云香藏
世界無塵劫夢墮清涼有月知體物之工不媿唐人又謫仙
名字香山姓七字可謂未經人道

徑荒狐拜月窗暗鬼吹燈福山鹿木公

林松

句侯官林薌谿

昌

彝

喜誦之其大夢山古塚云山鬼暗嘯風野狐私拜月又政

和左齋夜坐云落日青楓嘯山鬼蔓烟白草泣封狐皆從此

二句套出陰森可怕

南海李子虎廣文

長榮

輯柳堂師友詩錄搜羅頗廣近五十年

來時賢略見一斑而尤以兩粵之作爲多蓋是錄之意重在師友以人存詩不盡以詩存人也師友之外遇有閨閣縉流海外亦據耳目所及附載一二各類皆隨輯隨刊編次未定而廣文已前卒矣茲由潘蘭史典簿寄到其姑素蘭孺人詩彙鈔本一冊前有小傳數行爲廣文手筆素經鑑定而未刊錄者也謹依原文爲之刊入五百石洞天揮麈以傳孺人至孺人來稿則節其尤雅者載之各綴評語於後餘不盡錄省篇幅也李子虎廣文撰傳潘麗嫺字素蘭又字勵閒仁和施華豐貳尹

恩榮

配番禺潘鴻軒文學女敕封孺人孺人少承

家學博覽羣書孝親愛弟至性尤篤所爲詩詞兼法唐宋間

作花卉能仿惲陳吾粵女史以三絕稱者推吳荷屋中丞女

小荷恭人今孺人畫或少遜恭人而詩之雄健蒼涼詞之清

超宛轉又非恭人所能及者嗟夫不特我紅剪翠桐陰

潘氏藏書

處曰梧

桐庭院生湘管之花尤憐飲蘖茹冰蘭館著柏舟之節

孺人年十

九而寡例旌節孝

有崇蘭館稿至潘素蘭孺人詩略其羅浮雜詠二

首飛雲頂云絕頂恣憑眺能觀天外天振袂度鐵橋躡足皆

雲烟夜半雞一鳴旭日海底然舉首排闥闔恐驚帝坐前鳳

凰谷作云靈山孕文鳥云在三峰裏翡翠導我前去天不盈

咫惟餘五色雲桃花逐流水更騎蝴蝶來採取鳳凰子空靈

矯變恰似神山縹緲倘若呆墳故實便不成話頭其示蘭史

內姪云風雅流傳到楚辭離將忠孝本無詩少陵太白篇篇

在那有徒吟月露詞足跡平生不出戶襟懷眼孔詎能開試

看蜀道夔州句多少江山借助來持論雖本前人然閨閣中
實能知此者吾見亦罕其和人詠古二首金陵云杜鵑啼處
百花殘廢苑螢飛草尙寒六代山河餘浩劫南朝帝子總偏
安故陵石馬埋荒棘大道朱樓繞畫闌留得秦淮舊時水不
禁流恨夜漫漫杭州云南渡偏安此建都豈真明聖瑞西湖
趙家土地錢家索吳國山川越國圖何似橋平終姓段尙餘
隄古好名蘇岳墳胥廟千秋恨一瓊寒泉薦得無番禺潘氏
詩略大抵清雄雅健者爲多此雖出自閨中脂粉柔靡擺脫
殆盡家學淵源信不誣也其越王臺懷古云身定百粵千萬
里未肯閉門作天子寶橐千金贈使歸朝臺百尺臨江起西
望長安稽首來想見天威顏咫尺祖龍昔日殂沙邱揭竿奮
起皆王侯斬蛇未定興王業逐鹿聊同霸王謀誰知骨相輸

劉季昧死再拜甘投地高后雖嚴使節通代王又見褚衣賜
從此蠻夷大長尊子孫永享百年利君不見六國紛紛捷足
爭果然王氣屬西京子弟八千憐項羽英雄五百殉田橫何
如臣節安南服桂蠹生翠遙輸誠惜哉貽謀未盡善黃屋左
纛仍抗衡片語暫爲陸賈屈數傳遂動楊僕兵石門拒險誠
反覆可憐孤趙一塊肉歸期已遙竇安豐納土尙輸錢武肅
回首此臺應黯然姑蘇眼見遊麋鹿一例興亡趙復劉尉佗
霸業獨千秋郊臺寂寞無人問獨自題詩在上頭長古雖只
一首一種清雄之氣自不可沒菽園贅談所錄女子詩頗夥
求與頡頏者意蓋難之比諸隨園集之席佩蘭道華則亦庶
乎其可也

臺陽邱工部逢甲字仙根一字仲闕奇士也幼時讀書里郤出

言輒驚耆宿及補博士弟子員大中丞見其文器之許爲王
景略陳同甫一流人物招致幕府倚如左右手遇事諮商意
輒下之君感知已恩益復自奮不數年連捷鄉會榜臺歸版
圖凡二百有餘歲其得甲科實自君始君常慨括帖之無用
輒復棄去留心經濟學及天下山川扼塞形勝意攬轡澄清
大丈夫固不可一日無此念也甲午日高事起海氛告警丁
汝昌所領舟師以其眾潰沿海防務無可爲力臺陽孤懸海
上逼近琉球礦產之饒甲於內地日之蓄意久欲以全力爭
此土居民戒嚴夜凡數驚君先事預防請於中丞號召鄉里
願同敵愾日與屠沽者遊則陰識其魁桀備有事時爲朝廷
効命繼聞馬關和議有 旨棄臺慷慨激昂不知所出此一
役也事雖未成而義聲震於天地海內志士無不知有邱逢

甲其人者君亦以死自誓冀或有濟而不意中丞所統淮軍
首先告變臺北陷後關要俱失餉絕援窮舊時子弟漸漸散
去大局遂不可收拾也乃亡命走江湖至潮陽潮人迎主韓
山書院非其志也居鬱鬱不自得恒託詩詞以見意蒼涼悲
壯如秋杵暮笳令人隱然起身世之感或沈痛至不可卒讀
或有笑其迂者則謝曰子誠知余然余誠迂竊願得一迂者
以爲之友子能爲我先乎或無以應也余與君素未通曲今
春有潮州人至自汕頭者忽以君書見貽并七律三章具言
相慕之素自顧何以得君而先施如是其切毋亦文字流傳
性情之相感者然耶則君不獨人奇行奇而且得乎性情之
真者宜余以來書示潘蘭史蘭史報云吾見此人直欲下拜
矣余無以易蘭史之說因從潮人口中刺探其梗概如右以

誌欽佩

仙根工部來書略云聞韓杜大名久矣海天迢遞晤覲爲艱恨何如之閣下以亮特之天才丁時事之日棘直從海上開闢一詩世界借遣豪情此樂何極吾宗爲九族開閩之一唐宋以來英傑間出及今則當以閣下首屈矣小九州外高築詩壇恨不執牛耳而相從也逢甲志大才疏荏苒壯年百無一遂臺島義軍散後攜家百口間關閩粵僑寓於潮今年遂主韓山講席數年來戎馬風塵再作此經生面孔高踞皋比心殊厭之兼以時局日迫明歲遂思爲出洋之計考彼政要爲我張本閣下其許我否方今中國人才不能以海內限南洋各島當大有人計閣下必盡收之夾袋幸爲一道姓名也鄙什坵呈吟席聊博一粲原贈三律云韓蘇筆力不到處石破

天驚自箸書未悔居彝從鳳鳥真看橫海掣鯨魚河山烟點
齊州外文字雷屯草昧初聞說雞林爭購集百蠻齊拜孝廉
車翠煖珠香侍舞筵七州洋外闢詩天華燈夜敞紅雲宴吟
鉢朝飛白雪篇胸次難消兵十萬眼中同醉客三千高歌自
抱神州感漫作尋常俠少年中原有客正悲歌事去曾揮指
日戈誰解聞鼙思將帥誓將傾簞障江河詩篇涕淚唐天寶
夢寐賢良漢特科遙寄尺書滄海曲古來義士島人多余答以四律載少游草中今始見於後其第一平生快良朋意氣深高
談九州小結想暮雲陰海水忽然立天風如可尋南溟有鴻雁長使淚沾襟其且擱當年事而今事更嗶江湖名士賤天地酒人豪誰是稱知己逢君合贈刀朔風關外勁慷慨賦同袍
其尚以詩名市頭顱鏡裡驚不堪荒服外猶自滯歸程採訪存民俗知交惜死生哀然三尺錄覆瓿若爲情醜同一蒼黃路君南我更南名隨詩卷舊頭沒酒杯
此意無人識浮生用自慚神交原有道珍重尺書讀

古諺謠一體理足者能之此中着不得些子勉強氣益純近天

籟矣番禺張南山松廬詩鈔喜以文言道俗五七言間多安雅者尤莫妙以古諺謠出之如所爲太平歌云人皆有情天下太平長短歌云我手十指有長有短如何使人要我意滿眾寡歌云兵不在眾在乎用命共胆同心寡可制勝去日行云百年三萬六千日今日忽忽又去一皆脫口而出適如人意者也侯官林薌谿射鷹樓詩話亟加稱引而其遂初樓詩鈔亦載是體如饑寒謠云勿笑人饑爾飽不知勿笑人寒爾無心肝用兵謠云百人敢死敵人折千人敢死敵人滅民心謠云民心趨義天下大治民心趨利菑害並至余謂當不歎南山也

甲午日高事起南北洋大臣紛紛募勇廷臣日請開缺皆以終養爲名或爲顛倒古語曰世亂識孝子家貧出忠臣及師徒

敗衄風傳未事時有某營務向外國專購舊式廢槍報銷巨款以致平壤還敵無可抵禦而統師大員衛汝貴輩復以剋扣軍糧懈散士心事後雖奉 旨嚴譴各正其罪而已無及矣或又爲之語曰文臣要財不要命武臣要命又要財

閩粵下游接壤鄉僻陋俗大略從同種種流弊非號令條教所可化曩讀吾鄉先正陳北溪集有勸漳屬戒鬪戒奢文知民習澆薄自宋已然亦越數百年而不能革以今觀之且加厲焉宜有心人引爲大戒江西上饒郭閩仙明經

光啟

留有餘

齋詩集有潮風之作大聲疾呼和盤託出不知此輩讀之亦嘗有動於中否謹依原文十首而序列之 罌粟瘴 歎鴉

片也

原注向由英商販運本取罌粟花脂熬膏而成近日內地亦有種以射利者流毒日廣有識者目爲罌粟瘴是

可歎也

黃茅青草皆致恙最毒莫如罌粟瘴罌粟瘴鎗一竿

銀燈托出燒烟盤眠床趺脚肆噓吸口中氤氲氣如蘭氣如

蘭君勿喜熱火攻心爍精髓君不見粵中斷送多少人面目

焦黃形類鬼雙肩膊聳成山峰雨眸淚落流鉛水縱教殘喘

幸苟延形雖未亡神已死罌粟瘴毒如此 宰白鴨 憫頂

兇也原注潮俗殺人真犯輒匿不出而被誣者又惟怯不自申理率買無業愚民送官頂替貪利者罹法網焉名曰

宰白鴨是白刃如霜初出匣市上爭看宰白鴨宰白鴨鴨

何辜青天在前不敢呼得錢賣命代人死妄冀剖腹可藏珠

珠可藏腹安在張姓冠將李姓戴法場白日應晝晦冤魂化

作大鳥歸縱有香燈恐不愛原注頂兇者所得身價謂之香燈錢君不見漢朝

楊寶救黃雀後嗣三公傳奕代寄語當世理刑官爰書反覆

須至再宰白鴨休憤憤 螟蛉子 斥亂宗也原注潮俗人家以丁多為

強乞養他人子非獨軍門為然其有貌為鞠養包藏禍心者更多故矣異姓亂宗顯有功令是宜斥也不詠螽

斯與麟趾房中愛養螟蛉子螟蛉子誰家兒恩斯勤斯育憫
斯不用慈烏生八九居然玉樹森青枝森青枝非玉樹登山
不爲虎狼懼入海能觸蛟龍怒家中橫列子弟兵鄉曲何人
敢牴牾一朝反噬可心寒豈有鴟鵂能反哺君不見養子爭
產每破家引狼入室何不悟一盂麥飯祭清明幾曾掃到他

人墓螟蛉子真自悞

買輸服

哀被誣也

原注潮俗非命死者其家每置

兇徒於不問輒指告儒而富者爲索錢計慾壑既滿大讐亦忘否則剔剔不已出錢者名曰買輸服弱肉強食傾家有之爲問司讞而保富者誰歟是可哀也

貧者歡笑富者哭異哉出錢買輸服買

輸服果何因曾參自信不殺人人本甲殺乃誣乙總緣乙富
甲家貧甲家貧乙受累無辜牽連對法吏縣官開釋不足憑
朝下判牒夕翻異人頭洋錢出纍纍無底慾壑始一遂果然
身價值千金已死猶能獲重利君不見農家五穀歲一登銖

積寸累家業增一旦弱肉肆強食控訴無路但撫膺買輸服

宜痛懲

阿官患

諷治遊也

原注潮俗富家子弟習于浮薄好弄聞靡毫不爲怪土人

目之爲阿官患俗以物之小者曰患阿官者少不更事之謂是可諷也

風貌翩翩富文采豪

華共羨阿官患阿官患愛治遊朝尋五陵客暮宿六蓬舟一

言偶合稱知己拉上城南賣酒之高樓上高樓醉絲竹琵琶

箏笛相追逐左擁阿珠右阿玉

原注土妓多以珠玉命名

盡日號呶苦不

足急喚事頭燒蜡燭

原注粵俗名肆主曰事頭

弄姿更搔首香串鼻烟常

在手檳榔先進茗飲後大土鴉片不離口但知行樂須及時

豈信少年原不久君不見前度蓮花似六郎瞬息顏容成老

醜況值牀頭金盡時當年意氣夫何有阿官患可知否

翻

金罐

戒遷葬也

原注潮俗溺於風水妄思趨避吉凶既葬其親復出諸土火之兵之瘞骨以鐔名曰

金罐易其處日翻甚有屢遷而卒暴露者是宜戒也

婦子侏僂語夜半明朝隴上翻

金罐翻金罐墳未乾首領入土保尙難祖宗骸骨忍發掘行
路見者心皆酸心皆酸沿不改乃祖乃父有何罪斲棺不足
更焚如天理人心究安在但求吉壤蔭兒孫豈爲幽官更爽
塋若使律科不孝條立決應教時不待君不見負土成墳烏
代啣烏傷立縣傳千載顏烏稱孝彼何人若輩之罪應菹醢

翻金罐能無悔

打怨家

懲械鬪也

原注廟俗强悍負氣
輕生小不相能動輒

鬪殺名曰打怨家非條教所禁口舌所論勢已積重寬
則權輕威則允濟區區補救胡爲乎是宜如何懲也

泐

泐如沸聲喧嘩一閭紛然打怨家打怨家怨莫釋左袒右袒
勢辟易可憐折脅更衝喉大半洞曾復達腋南方竟成北方
強死而不厭衽金革衽金革風氣剛昌黎德化在潮陽天水
先生教澤長嗟爾蚩蚩之氓胡爲自相戕官兵搜捕窮數澤
各鳥獸散皆遠颺焚廬毀室出下策第恐失火池魚殃君不

見江南徐州古豐縣朱陳一村成姻眷子孫奕葉無關爭女

織男耕日歡忭打怨家何曾見速弔放惡擄贖也原注

不逞之徒每結黨擄人關禁索賄甚有凌虐至斃者被害訴牒必籲曰速弔放以人為貨甚于盜賊是可惡也而能惡之者誰也某村擄人命將喪籲官出差速弔放速弔放夫如何

縛手用麻索鉗足加木鵝原注擄人者每以堅木鑿兩穴鉗其足名為木鵝願解倒

懸拯水火好教窮鳥出網羅出網羅遣阿總原注潮俗稱阿總早役日阿總

總得錢歸詭稱弔不動可憐良善好兒郎身教摧挫形臃腫

家人無奈出金贖猶道放回恩義重兇徒得意肆橫行不耕

而食貲坐擁君不見煌煌國法炳日星自古亂階職拳勇白

晝劫掠殺無赦豈止嚴刑加梏拳速弔放鋤非種女兒布

傷乖離也原注潮俗嫁女以葛布辦妝稱家多寡其極精細者名女兒布所以遺葉砢者婚姻道喪夫婦

相棄布乎布乎非以結綢繆者乎是可傷也綃似春冰殼似霧不及棉陽女兒

布女兒布成何艱葛之覃兮采于山摻手澡絲雪皎皎中谷
黃鳥聲絲蠻聲絲蠻辛苦織龍梭入手嬌無力一匹催成賽
蟬翼與郎裁爲稱體衣願結綢繆無終極豈知頓成脫輻占
反以爲讐不爲德故人織素新織練空采靡蕪淚沾臆君不
見漢朝王章未達時牛衣坐擁相對泣宋宏不棄糟糠婦干
古鬚眉賴生色女兒布須珍惜 打花會 儆賭博也原注

脂風莫甚于花會厲禁雖嚴旋革旋復蓋誘以厚利趨之者多往往敗家喪身曾莫之悔是宜儆也 薰心利

慾真無賴終日癡迷打花會人人貪衣裳典盡心亦
甘愚人總是狙公術何論朝暮四與三朝得三暮仍四三十
七門翻覆至遊魚上釣入金罈只爲饞口貪香餌試看花會
打終年若箇有錢盈篋笥可憐乞夢更求神僕僕乃爲鬼所
戲君不見厰中罔利諸茲民鮮衣美食奉養備若使金錢都

贈人蜀道銅山恐不繼打花會實無味 按此雖爲潮州說法凡閩中下游陋俗相同處易地以觀方知其言之真切此等文字不可以尋常歌行之法繩之

又錢塘戴文節公

熙

訪粵集亦有數題臚陳末俗

哀癡兒

憫冤也 東家富兒狗食肉西家貧兒人吸粥富兒一朝怒殺人縣官急捕驚四鄰貧兒不願生富兒不願死不如鬻身代爾死白鰥觥媚妻子上堂對簿氣象豪行歌一曲來市曹貪夫殉財古亦有似爾性命眞如毛吁嗟乎城南枯骸寒無槨寡婦嫁人孤兒哭 哀痿人 痛溺也 熬花作膏膏有毒裝以陶坯吸以竹精氣耗盡臟腑腐漸剝爾肌銷爾肉安用肉安用肌髑髏之樂世人那得知謂醉非醉夢非夢奄奄待斃其樂不可支可以渴此愛最難割可以饑此道最難

離昨聞南鄰誅死北鄰城今日飽餐明日戒 哀游民 戒
黨也 豐衣足食百無爲結盟拜會相追隨古今豪傑惟有
我安識黃巾與赤眉父子不相能兄弟不相友惟我盟會不
可負一朝官捕走四方東有肥羊西有酒嗚呼不言盟不言
會豈有良民官肯害 哀貪夫 懲倖也 市井渠魁創奇
術借事作閹詭難詰人各出錢寄巨室託以幻名載之筆一
朝發覆消息疾負者千人勝者一鼓吹過衢路主人送泉布
借問送者誰半是主人親與故吁嗟乎貪夫終不悟 右詩
作於道光間故第二題云爾今則無處不種無處不吸第四
題且奉部咨設廠收餉矣時會遷流又曷能淑耶

去年南海周麗生明府

有基

自福州宦所購得閩刻武英殿聚

珍版書一床郵寄見貽春間又得嘉道咸同四朝詩人殘帙

凡數十種相餉其中作者姓氏多未見數月來暇稍緝聞
可傳之作亦復不少專集難傳斯其信矣夫以明府之留心
風雅固大異乎風塵俗吏之爲而能使余與卷中諸君無意
相逢於塵霾灰積之間當亦古人所暗許而今人之弗諉者
耶

此外番禺潘蘭史典簿聞余選詩亦各有贈贈
皆其鄉耆舊也兩君風義在遠不遺實深感佩

隨園詩話亟稱高文良公味蘇堂集黃莘田香草齋集不啻自
其口出 國初大老雖以王漁洋之盛名鼎鼎猶不能無微
詞而顧低首下意於高黃二公黃詩余嘗具錄世亦多有傳
本高公名其倬號種筠漢軍人康熙進士嘗官閩督奏移興
泉永道出駐廈門繼調江督復以滇黔桂羣苗反側奉 命
總督三省平之內調大司農終謚文良勲業之隆世有述焉
論者謂其人淵深凝重余觀其詩則誠沉博絕麗兼人之量

自是可貴句如夢回仍遠塞月好是殊方詩外更無餘事業
酒邊時作小淹留皆情韻不匱含毫邈然雖學子文人終身
苦吟百未能一到此境界況乎日昃不遑王事靡盬自耶無
怪隨園老人之傾倒至再

國初番禺王蒲衣

隼

選同時鄉人梁佩蘭屈大均陳恭尹詩爲

嶺南三大家當時可爲遠識然於三字題名之外里居氏號
仕履行誼皆不一考頗于後之論世知人者有憾近年南海
陳氏翻刻此集亦并不爲補載則誠治襲爲疏矣

順德陳元孝

恭尹

自號羅浮布衣所著獨漉堂詩集驂驪翁山

超乘芝五各體之中尤以七律爲冠五七古工力悉敵允推
傑作其七古有日本刀歌云白日所出金鐵流鐵之性剛金
性柔鑄爲寶刀能屈伸屈以防身伸殺人星流電激光離合

日華四射瞳瞳溼陰風夜半刮面來百萬啼魂鞘中泣中原
歲歲飛白羽世人見刀皆不顧爲恩爲怨知是誰寶刀何罪
逢君怒爲君晝盛威與儀爲君夜伏魍與魍水中有蛟貫其
頤山中有虎抉其皮以殺止殺天下仁寶刀所願從聖人至
梁太史六瑩堂集亦同是題七古一首間嘗比論其胸襟氣
槩弗如遠甚

德清俞蔭甫太史

樾

湖樓筆談云文選一書體例實多可議如

賦詩宜以時代爲次乃多標目反致未安既特立耕籍之目
而所錄止潘安仁籍田賦一首特立論文之目而所錄止陸
士衡文賦一首夫耕籍卽潘賦之正名論文乃陸賦之本意
題前立題猶屋上架屋矣又如風月雪賦謂之物色義旣不
通而秋興一賦又非其倫也愚讀至此乃題一絕曰著書容

易選書難見解還求義例安莫說標題原偶爾後人要作類
面看

浙江錢塘袁簡齋先生

枚

隨園全集及身而傳風行海內外久

而彌顯毀之者則復極口排詆不遺餘力下士雙瞳如豆案
頭十三經尙未卒業何有集部大觀耳食斯傳羣相詫告以
爲隨園蔑棄儒先乖僻悖道詩文卑陋亦無足觀少年子弟
一聞是集必將壞其心術日趨浮薄雖拉襍堆燒之可也且
同治間湘鄉曾文正公嘗擬首先條奏銷燬其版云云余聞
之駭愕殊甚疑其語有因爰考文正全集都無是論且加推
許想必別家有爲是言而傳者謬以文正當之也謹按先生
爲人天懷浩蕩不飭細行有東漢陳太邱風身值承平處金
陵殷富之區磊落使才猖狂肆志所在不免平日於嫌疑二

字自信太過便看得輕此是其純乎天趣處而所以召謗亦
在此然其踐履真摯不假外爲骨肉友朋之間可感可欽可
歌可泣豈浮薄者所能僞託余非有愛于先生惟讀其文知
其人而并論其世有以見此等謬悠之談爲不足辨者至其
全集詩文百世而下宜有定論目爲卑陋微特先生不受卽
讀先生之文亦不能忍與須臾也并按先生全集自謂所著
新齊諧體例精審可繼唐人小說不知意理無主詞氣枯竭
是生平最無聊賴之作然且無離經畔道實據以瑣敘唐宮
爲褻耶楊用修雜事秘辛伶子于飛燕外傳有然以非薄韓
周程朱張爲不恭耶意蓋崇尙周秦以來百家尋源周孔也
例在小說故以游戲出之若著語錄經世等文字必且直筆
加判毫無恕詞恐所薄尙不止此觀其文集尺牘所載者可

見也夫文以載道亦以明道道備周孔若大路然非必同乎
韓周程朱張者爲是而異乎韓周程朱張者爲非各有是非
斷至周孔而已文集論政之文通達政體言道於儒先互有
出入究不謬於聖人又多金石碑誌國初名人賴以傳信
是極有關係文字惟用筆好馳騁放縱未堅未厚雖經別裁
分編外集尺牘宜刪者尙多外集駢文寓奇於偶魄力沉雄
同時山陰胡稚威先生天游差可抗手後有來者莫能相尙
爲全集第一種文字且是大家非名家名家可分章摹倣大
家非神與之合自然流露不能強肖尺牘近雜凡遇諷刺筆
鋒太露頗傷雅道倘刺取其中名理有得者與牘外餘言合
爲一編斯可矣詩語亦然續詩語尤甚當日名重一代就正
者多先生亦不無討好之意以此作爲應酬計自不暇擇非

本意也論詩偏主性靈先輩如王漁洋同時如厲樊榭皆被排斥廣大教主之名似恐未當所與標榜之趙蔣自問何如王厲又復美惡兼收仙凡并列授人以間身後之名宜爲王厲之徒攻訐狼籍要其立言淺近適如人人意境爲詩教開一方便法門引人入勝不可廢也詩集一片靈光動人魂魄大叩大鳴小叩小鳴相題之妙尤無間焉或謂晚年之作老手頽唐不如少作聲情發越此何異癡人說夢劉霞裳一事談者多著微詞存詩亦誠不檢然率詼諧調笑可諒無他本朝陳檢討之紫雲冒公子之楊枝先生皆無聞焉霞裳從遊年已大耄重以師生情愫較切觀其致朱竹君尺牘甚明余固曰自信太過便不爲意故不免北朝張雕武之疑耳如以形迹妄求兩村詩語不啻曰先生於女弟子之嫺雅者必拊

循而噢咻之此語更何堪設想士君子論人當以正大光明
爲事不當以揣測附會爲据竹垞翁寧不食兩廡特豚蓋有
以知識其後者矣隨筆小小堂奧自非專家然亦多所發明
近人爲之別刊單行本承學者多嚮焉

余嘗以古劍新詩焦琴舊僕命題

丁酉十月
麗澤社課

得方玉斯卷四律

詩甚佳以文欠熨貼抑稍後詩云三尺橫腰顧盼雄士華斑
駁認吳宮氣沉河岳光猶冷魂化蟲沙血尙紅神物豈容潛
匣裏仙材終許壽寰中笑他俠客摩挲看畢竟恩仇見未融

右古劍

信手拈來亦性真未經人道始驚人元珠卻被無心得

明月應知夙世因風雨重陽間裏興池塘春草夢中身千秋

一曲清平調傳到于今語未陳

右新詩

未鳴誰識不凡才棄等

薪槲亦可哀竈下已拚完節沒塵中忽遇賞音來身如有用

何辭漆心縱無虧已半灰休歎遭逢多缺憾從來造物忌全

材

右焦

幾載詩筒賴汝傳何堪重語酒爐邊鷓鴣枝上非當

日蟋蟀聲中憶去年驅策豈皆如我拙短長休要說人前還

思故主深情否一度相逢一黯然

右舊僕

後查悉乃葉君季允

之作

季允字懋斌自號惺齋生廣東人徽州籍旅星洲幾二十年尙無田可歸也

予聞季允名久矣丙申之秋蒙先過我五百石洞天修相見禮

氣宇瀟灑其腹內才華固可於眉睫間得之有贈友譚彪詩

云萬里逍遙志千秋著述身襟懷狹瀛海踪跡悔風塵吟興

老逾健辨才窮始新傳衣圖畫在吾欲補斯人

又我亦栖栖

者昂藏一丈夫不堪論事業兀自誤頭顱奇說喜相沃斯文

終不孤知君多抱負世事有心無卽君之自命可想

星洲麗澤社丁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課揭曉冠軍天寶堂

梁寶衡詠梅仙館其實皆譚蘭濱一人前後之作蘭濱名錫

澧番禺諸生時文筆意老當可喜凝構處極似吾鄉趙又銘

太史稿

原作三篇具存
原社詩文初編

駢體學陳檢討集敷詞妥貼不蔓

不支微不足者詩古文詞之學耳社例殿軍意取後勁得預

是選者其文必與前茅五卷相伯仲譚既連掇冠軍復託名

戢穀軒寄疏慵館而分殿十一月十二月之課十二月課次

題是星洲麗澤社記殿軍原作駢文云竊以梗楠杞梓成

材必本乎蒿萊械樸菁莪擢秀每基乎阿比箇輅雖美非省

括而弗成長鏢之銛經鑪錘而始就是故漢崇經術開虎觀

以萃儒生唐重詞章辟鳳池以優文士薪錯楚而俟刈金在

沙而待披擴宇聿修著治聞之常袞膠庠肇闢紀蒞蜀之文

翁莫不樂育爲功甄陶待化然而造士之雅歸諸有司肄業

之勤課諸良友所以社聯白傳僧思如滿之邀社結南園軒
想抗風之闢極之窮鄉設塾社會亦以聯羣先達好文社長
於焉校藝此星洲麗澤社所由昉也斯社爲閩中邱孝廉菽
園夫子所設爰稽其製課以月試而無荒始命之題意在風
騷之足繼今且簪毫珥筆直驅文陣之雄師挾藻摘華欲構
詞壇之鉅製然命名則謙言講習考課則樂處朋儕視彼左
氏黃公之叔會賢社叔於漢軍左子興太守圖南社叔於嘉
應黃公度觀察二公皆先後來駐星洲領事者
也二公去而更擴規模合以會賢圖南之名殊堪鼎峙者也
風雅寂然矣

且夫文章一藝地不以偏隅而限功必以熟習而精星洲遠
隔重洋不沾王化俗尙犷獠之陋地非詩禮之鄉然而陸機
入洛卽多著作之才華韓愈來潮一洗窮荒之風氣今斯社
具討論之雅意寓培植之深心豈無傳昭英妙風擅山東將

見子建才思羣推鄴下潛蛙繡虎未足喻其陸離隱鵠伏鸞
詎可方其瑰麗矧斯社也課旋待刻將以付之梓人集已初
登亦屢煩乎楮素於是肩搓翹彥踵接時賢鵠序魚登龍攄
豹變受李元禮之容接聲價彌高得許子將之品評眾情共
服興趣因之而倍烈人文卽此以有成宜刮目以待呂蒙襲
青眼咸加阮籍詎待軒楹之辨祇擁虛名但求卷牘之呈便
收寶益嗟嗟龍非尺木以不飛魚俟燒尾而始化栽培有自
海外不絕斯文甄綜所加士林永崇寶學雖大筆垂諸不朽
非無剗闕之登而作育播諸將來亦俟源流之述是爲記○
余按麗澤一社本無公款所恃同志切磋文風日振而已此
作認題甚確麗澤二字饒有發揮故可存也

麗澤社中所得詩人如謝靜希蕭雅堂黃樹勳葉季允陳伯明

李汝衍盧桂舫皆流寓也而尤以黃樹勲爲冠丁酉冬月課
詞章題詠史十律作者幾及百人求一廉悍鏗銳能哭過黃
者正未易言也今將原稿具錄左方賈誼云政事書陳策萬
言無端痛哭壯心存憂深七國空流涕遇感三閭此弔魂宣
室鬼神關道治長沙謫宦亦君恩憐才惟有河南守絳灌諸
公曷足論范滂云汝南讜論一時傾賈禍都緣橫議成鈞黨
幾曾蒙赦宥登車空自志澄清名齊李杜何辭死主是桓靈
敢望生抗節亦非容易事漫譏識昧保身明謝安云苻秦聲
勢震江東太傅從容談笑中別墅賓朋猶對奕驛書兒輩已
成功安危惟仗斯人出憂樂由來與世同淝水澶淵勛業似
可憐孤注寇萊公王猛云江東橫覽此才無王霸經綸信不
誣魚水君臣諸葛亮富強事業管夷吾早憂養虎垂難制遺

恨投鞭晉是圖正朔一言知大義原心無媿古純儒溫嶠云
亂離忠孝費沉吟太息銅駝恨轉深奉表原關天下計斷裾
誰諒此時心誓師聲淚餘悲憤赴難勤勞感古今試誦義旗
迴指語陶公應遜此丹忱杜甫云身世曾經天寶亂山祇
益少陵悲干戈宇宙偏爲客忠愛文章盡付詩花落成都懷
故國秋高夔府望京師堪嗤無病呻吟者學杜誰知僅得皮
張巡云食盡援亡力已窮登陴飲血泣孤忠生烹愛妾充軍
餉死誓英魂作鬼雄遂使江淮資保障因令李郭建奇功中
興若問誰勛首再造山河半屬公韓偓云悵惻芬芳絕妙詞
誰知風骨竟如斯都將家國無窮淚寫入香奩艷體詩斷腕
能爭貽範相痛心誰召汴梁師劉楊亦是西崑派亮節忠規
炳一時蘇軾云萬里南遷閱苦辛髯翁曾此寄吟身文章一

代眞才子氣節三朝舊黨人宦海風波原是夢天涯魑魅近
爲鄰瓊樓玉宇寒如許回首神京洒淚頻陸游云放翁遺集
氣縱橫宋代詞壇獨擅名身世少陵多感慨詩才玉局妙天
成誰將團扇留佳話賸有梅花伴此生一自劍南流寓後蒼
茫時事不勝情領卷日例報眞名據稱粵東新會人余猶未
見惟旣具此作才決定宿學冬郎投荒不誠爲南島生色耶
古文是直的時文是橫的此先輩家言也或問何以知其爲直
爲橫之數大抵此意甚顯盡人可喻故先輩毋明言然吾觀
爲古文者其氣每伸於旣成片段之後爲時文者其氣必先
索於未有文字之先直橫之爭盡在一我

東坡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奇情壯意不可一
世而不知下七字全本殷堯藩喜雨句也殷出語云山上亂

雲隨手變則遜坡公多矣

近來麗澤社詞章課較前卷數爲多佳篇惜難盡錄僅節其警句於此詠鏡譚蘭濱云箇裏心清儂共對邇來容瘦彼先知黃樹勛云瘦影忽驚誰似我啼痕卻怪有人同謝靜希云羞看春殿風流影驚破秦宮窈窕魂林行恕云現來色相仍虛幻解盡相思不唱酬詠簾黃樹勛云爐香盡日自盈室花氣有時還撲人懶趣山房云金屋遮來飛燕影玉樓捲盡賣花聲詠屏黃樹勛云芙蓉雖隔猶通夢鸚鵡深藏尙有聲詠燈區日葵云半生書味憑誰領兩地人情爲此牽

自有輪船一日而可千里每歲夏月嶺南鮮荔支上市由香江郵至星洲爲期不過四日色香味尙未全變吾閩水程差池兩日家鄉風味獨不能至卽得粵產猶可彷彿余惟廣州番

禺所產之桂味一種似不在漳州長泰肉荷包之下偶與友

人擷乾隆耆舊溫篋坡侍郎

汝适

攜雪齋集得所爲桂味荔

支詩不覺喜曰今而後可補十八娘家傳也題曰荔支有一

種名桂味番禺志亟稱之近始得見殼厚而粗味乃獨絕始

信得名非偶用東坡韻賦之時大暑後一日詩曰野童趨捷

追都盧穿林摘果如摧枯蘿岡萬樹照秋日火雲墮地風爲

驅生綃半蹙驚裂繡鉞華洗盡雪作膚粗頭亂服久山谷豈

知風味眞名姝昔人作譜曾見無母乃異種埋邱隅不逢好

事遠莫致晚遇眞賞忘其粗冰壺表裏況瑩澈蛟宮夜失千

明珠

自注黑葉佳者多標核此亦核小肉豐瑩若明璫佳品也

瓊漿一飲百生感似到圓

嶠餐琳腴天敎美實殿朱夏氣壓斫玉秋風鱸人生交臂恐

易失焉得畫手爲繪圖

周生長玉去歲承其戚林君宜于之招來遊星洲遂造五百石
洞天請業執子姪禮甚恭始知卽故人麗生大令令子也向
詢近作書旅館一律云歲莫客心驚迢迢故國情旅懷家萬
里鄉夢月三更風雨孤燈冷樓臺夜漏清舊交萍水遇欸恰
問前程慘綠年華老蒼氣骨此才正自可造今歲返里隨父
北上閩將留京師同文館造習西國政治以彼志銳力強宜
不自足於詩之內而余未壯而廢實無一成者重可慙已

國初粵東詩學盛稱三大家陳元孝

恭尹

也屈翁山

大均

也梁

藥亭

佩蘭

也繼之者順德黎二樵

簡

欽州馮魚山

敏昌

嘉應

宋芷灣

湘

番禺張南山

維屏

香山黃香石

培芳

陽春譚康侯

敬昭

番禺馮子良

詢

二百餘年風雅不墜嘉道間張黃譚亦

稱三子與陳屈梁後先輝映焉梁之詩誠不如陳屈黃譚之

作亦不如張生前之標榜蓋有待於身後之論定矣

後三子之外世又有三陳之目蓋指蘭甫朗山古樵也蘭甫京卿番禺人名禮以經學名當代詩尤清絕自然成家全集名東塾類稿撰著甚富獨不存詩柳堂師友錄所刻近數十年粵中詩家略備惟三陳闕如則因子黼生前與三陳持論相左朗山古樵遺詩今皆刊行外人欲悉三陳詩者每關心於蘭甫友人知予新有菽樊瑣綴之輯輒從未刻本鈔得原稿若干首遺余遠道雖天龍一爪可悟五花樹底自有領下珠也古體感舊云先師程侍郎雄文兼碩儒昔於侍坐間問我讀何書我以漢書對又問讀何如我言性善忘讀過幾如無師言不在記記誦學乃粗豈欲摘雋語以資詞賦歟漢室之興衰班史之規模讀之能識此乃爲握其樞廿年記師說書

以置座隅近體如題潘鴻軒茂才百花卷云拈出五色筆齊
開百種花暄之滄海日爛若赤城霞草木誰能狀詩書信有
華騷壇推巨手莫認畫師家林香谿孝廉與其師何子貞先
生遇於廣州作海天琴思圖題云人間師弟尋常有難得同
時享盛名況復老來重聚首喜從客裏話平生茫茫大海乘
桴意穆穆春風鼓瑟情我亦有琴彈不得成連去後變秋聲

自注謂程
春海師

秋夜卽事二首云

原題十
九夜

中秋一醉不嫌遲莫負

今宵把酒卮人有幽懷愛深夜天將明月答新詩四山雨氣
全成水一桁樓陰倒入池野鶴聞鷗都睡了此時清興有誰
知廿一樓頭缺月已三更猶向池邊覓句行蟹火漁燈風剪
剪豆棚瓜架露晶晶潮痕退岸還歸海山影和烟不見城此
際橫街秋草偏更無人跡有蛩鳴

自注舊居
在橫街

番禺陳古樵大令

璞

以名孝廉任江西福安知縣有惠聲歸主

學海堂講席巍然負士林雅望所著文集詩集身後皆已刊
行詩與蘭甫朗山齊名人稱三陳友人曾以尺岡草堂殘本
遺余集雖不全大都晚作夷猶清曠躁釋矜平醞釀之功視
蘭甫朗山而且過之古體似學大蘇伏采潛發永以神趣其
味愈旨錄其山堂對月余夜半歸諸君皆留宿次朗山韻云
清絕山堂月無夕不我待而我不一至竹木空光彩今夕喜
我來幽意較常倍似憐我別久照見鬢髮改又若愛我狂祖
褐不嫌浼笑我二十年浩浩墜塵海更爲濯我魄滌蕩出庸
猥一夕清氣回本性知常在境寂心自超不遠其殆胡爲
又獨歸明日應自悔戴夢若自畫羅浮泉石小景囑題云名
山曾一遊未盡泉石興胸中富邱壑筆下具巖磴飛泉疊玉

光羅淨最奇勝長作畫中人畫外此身賸何用再杖藜情往
已如贈萬事皆幻影鴻爪亦奚證惟君號曰夢是夢或既憫
終古幽厓間見者呼欲應前身老畫師鬚眉有人認同泊甲
戌除日暖甚獨行至山堂梅復大開視冬至時尤盛賦云梅
花孤高致蕭散避寒趨暖花應嬾何意寒開暖復開知爾能
寒亦能暖人間寒暖本無定昨日重裘今可袒芬芳璀璨吾
自有寒暖在人安得限倘徒耐寒不耐暖造物且將攻汝短
不見山堂寂寞歲垂盡故放晴葩釀春滿視前闌雪香更濃
似勸徂年歸且緩獨憐此意在空谷終日閉門無客欸我爲
作詩傳世人花聞無言色微赦原注有紅梅數株亦漸開山堂連飲數日
梅遂大開呂拔湖有詩余亦繼作按此詩爲丙子年作云山堂寒梅百
餘樹年年作花娛酒人酒人近似不能酒花亦自惜枝頭春

連日招攜玉缸倒一杯在手安知老林間漸有暗香來忽覩
繁花映晴昊對花不飲花應嗤是花更與酒相宜勿論堂上
千秋業花香酒香無盡時四詩總不肯使一直筆前輩家未
成詩以前何其慘淡經營既成詩以後又何其琅琅上口

古樵大令名既三家三子同高手復八法六法俱妙畫仿黃靜
堅寫意山水余尙未見行草宗顏柳圓勁蒼老一洗明人婉
婉之習隸書偶一二見風韻獨勝似兼學漢唐碑者有題閣
帖五絕并題畫六絕載遺集卷七卷八中鑒別甚精可見其
平時用力之厚

古樵於畫殊自矜寵不苟下筆其門生有周天爵者具詩乞畫
畫成報以長古一首天趣詖蕩稱心而出詩高品高畫之佳
處自不待見而後知也今錄於此少小喜泉石夢寐羅烟鬢

恨爲塵中人不得置身萬壑千巖間林巒胸中不能去唾向
紙上重雲疊靄青屏顏妙意追董巨筆力窮荆關含毫吮墨
自怡悅豈思炫世傳人寰朋儕乍見苦求索寸縑尺素時爲
好事窮躋攀世人貴耳謬矜許長幅短軸雜還橫相干奚能
一一日與役揮灑襪材大好收之篋笥不復還周生雅尙頗
不俗愛奇嗜古今所難雲林清閼具鑑別名蹟可購輒苦空
囊慙詩來乞我紙上山句出寒餓秀骨偏珊珊我笑將軍丹
靑工矣乃輝貴戚權門之屏幃此筆一何孱周生周生自佳
士我敢矜能事五水十石不爲生揮毫落紙視若世俗相等
閒還生東絹水墨濕請生看與石田徵仲能否同其班

陳蘭甫先生東塾類稿與吾閩陳恭甫先生左海全集同傳二
先生在日皆以經師妙解詞談東塾稿於詩隻字未判知其

散佚者多矣余每有見必爲錄出隋珠晉璧愈以罕而見珍
然希世之寶其英光亦自有不可磨滅者林氏射鷹樓詩話
載其近體雲厂一首云屋以山爲壁人如鳥入巢峰巒排枕
畔燈火出林梢室小雲常滿欄迴樹欲交巖棲眞得地何日
共誅茅俞氏圖詠遺芬載其古體題俞麟士太守凌雲課詩
圖一首云蒙山溪水入濺濺入江凌雲之山屹立相舂撞江
山如此必奇絕何況東坡先生著此邦使君興發排高宴招
取諸生來柴翰吟得新詩一百七十篇

菽園按太守圖敘稱
始課凌雲諸生會者

百七十人故
先生詩云爾

一齊寫與坡翁看

陳朗山大令梅窩詩與陳古樵大令尺岡草堂集并傳古樵詩
余只見殘本已錄其古體於前幅矣朗山集近得蘭史寄余
七千里外海島在遠不遺俾飽眼福致足感也集爲詩詞合

刻本篇數寥寥存詩之嚴可想其詩佳處美不勝收古體如

觀岳武穆書出師表眞蹟戲柬單小泉茂才英德江夜見月

龍頭巖和施星江十五夜飲楊玉堂文如昆仲園中醉歸作

劉鏡舟與海臣諸君今歲暇各攜錢百五十出遊過酒肆輒

沽飲名百五會且邀余余因邀玉堂故爲挑之頃復有詩依

韻和禽送朱嶠君還蜀許容生孝廉餽鹹菜有詩次韻義馬

行爲陳將軍作

以上
七言

翠巖陳古樵諾余摹文待詔畫久不見

報戲和查初白乞王麓臺畫山水韻速之大廟峽連江口瀘

陽峽準提閣荷花池上作二月十二日潘鴻軒招同羅六湖

陳蘭甫呂拔湖顏紫虛作王小泉招飲女兒酒適兼蓄女兒

香倪耘劬因乞之余乃乞酒走筆戲爲兼呈小谷比部由鷺

潭泛舟過石門登靈洲山寶陀院歸泊橫沙七首小寒前一

日學海堂觀梅同作

以上五言

皆上駟也欲總錄之窘於篇帙只

得割愛僅爲之標題如右朗山名民王廣東漢軍舉人與徐

鐵孫觀察

榮

同爲粵防之表表者

三陳遺詩蘭甫獨無刻本傳作亦少余僅從友人鈔示輯錄則少之又少故難論定古樵全集未見朗山則已見全集要可比例而得大抵古樵古體俊而健朗山蒼以堅古樵近體和而穩朗山感以切

陳朗山孝廉歲暮雜詩五首臚列家常本極瑣屑出以道勁之筆深曲之思便覺語語動人

其違俗甘長隱耽閑愛小詩嬾

添人事拙貧累故交疑

菽園按此五字妙體人情已到十分用來又覺閑適之至

散帙霜

蟬飽窺檐凍雀飢庭梅足生意恣發去年枝

其二

地僻稀來往

寥寥過客踪屋明鄰巷火門掩寺樓鐘短榻支頤慣朝梳理

髮慵深潛觀物理吾道欲何從

其

兩載懷嬌女朝來喜溢眉

縫紉猶仗母乳哺解憐兒歲晚歸程逼宵分絮語遲衰年親

骨肉此意近來知

其

越醞沽難再村醪薄許嘗擁爐添座暖

說餅覺杯長匙溜菰羔滑羹添玉糝香百錢供口腹一笑大

官羊

其

五貫酒未堪典敝裘還尙存霜風欺破縫朝日擁餘溫

漫作豐貂想猶勝短褐論無衣哀凍卒轉戰正中原

郡縣志書例取其地山水樓觀編爲幾景張茲名勝大而通都

下至僻邑無一無之其名號率取四字其景色類以雙數

如

景十景

等數隨手牽湊有如八股文法熟字連篇習調互易只供

紙上鋪陳毋關性情玅用卽觀題目余已畏之然亦有數經

品題以成佳話者瀟湘之八景西湖之十景是也粵東廣州

舊亦稱八景或圖作畫冊屬陳朗山大令分詠珠江夜月云

十里燈光上下潮。珠江花月可憐宵。銷魂不似秦淮水，只管興亡送六朝。大通烟雨云，大通濶口大通寺。曾訪山僧招客來，記得雨晴江路晚。蒲帆烟重濕難開，蒲澗簾泉云飄灑。還愁雨勢兼當空，誰挂水精簾。道人晏坐觀空足，要看銀河浴彩蟾。白雲晚眺云，城市歸來笑底忙。山僧留客看斜陽，歸鴉數盡楓林晚。又聽鐘聲落上方，景泰僧歸云。松樾綠坡大十圍，琤淅澗水灑禪扉。雲淙別墅無人問，時見殘僧乞食歸。石門返照云，下瀨樓船事已空。漁舟一葉舞西風，畫師要寫登臨感。盡在蒼茫夕照中，金山古寺云。江山如此不歸山，依舊江神笑客頑。前世德雲休重說，眼前公案未曾刪。波羅浴日云，金疊浮波日出東。海天一色鏡，指銅亭前只有坡仙筆。寫出扶桑萬丈紅，余按此等題在詩家往往不欲留稿而大令

顧有取乎爾殆補歷來之闕乎玩其首首用意下筆時已自
鄭重矣遂亦聽其闌入揮塵

孔子絕糧於陳蔡見於經文不一而足孟子絕糧於鄒薛漢人
應劭所著風俗通而外無聞焉按此可補入藍玉霖餓鄉記
爲夷齊主人多一陪客

唐人錢起詩才子欲歸寧棠花已含笑按此爲男子可稱歸寧
之據又宋人趙湘南陽集有送周湜下第歸寧序其文略言
周君進不以文自勝退不以文自負今將駕舟東歸慰慈母
云云是後世并有引用者矣

嘉應黎香孫經 癸巳甲午之間奉檄南來籌辦鄂賑遍歷

英荷各屬素饒敏才舟車勞勞謳吟不廢以寡交故島上詩

友殊少聞問其時黃公度廉訪遵憲 方蒞三州府總領事於

君爲同鄉亟稱於眾名乃獲著而詩境又一變矣丙申余來
星洲欲得與語而君已先返爲之悵然丁酉重來君亦時至
初見以所書詩扇爲雁蓋卽七古一章爲菽園三種題也已載
入三種據云曩在郢州謝賓門大令鴻鈞粵寓見余小品及
首冊詩故知之亦殊覺多情矣

香孫眎余舊稿錄其題畫云烟波釣叟得魚換酒在手一壺不

卮不缶鎮日經年提壺上口船頭漁童船尾漁婦綠水青山

短篷垂柳笑問此翁樂乎醉否遊山歌云我年過三十忽忽

生老像

按黎君今過五十此云
過三十蓋十年前舊稿

筋力日就衰形骸迥殊曩上

路藉藍輿登山憑竹杖憶昔二十時健步尤能強百里一日

行百尺一鼓上今年三十九老狀日日長心每欲登臨足不

能勇往何其今昔間人儼分爲兩深悔少壯時遊歷苦未廣

所以山水緣但憑心意想京華寓齋秋風夜吼擁被不寐感
而成詠云一夜秋風惡滿園黃葉飛關山當遠道節候授寒
衣客子鄉心切勞人素願違長安居不易失意且言歸颯颯
蕭蕭響孤眠夢未成挑燈頻起草欹枕又聞更竟作終宵吼
如追萬騎行誰知天地大也有不平鳴稿名爪泥艸未刻余
并題一律以歸之云一卷爪泥艸黎昕筆有聲逢場能作戲
入夢自多情稿中多文酒
留連之作詩思雲無跡愁心水不平天涯同
道少期子締新盟。

數年前香孫寓羊城有陳姓友同過平康里徵歌曲三終遽語
曰君盍贈詩如其闕數乎香孫號曰問來何處遣能消遣伎
徵歌興最翹我近中年嬾陶寫聽卿絲竹當鈞韶一曲歌償
一首詩纏頭不索索新詞美人別自矜風調只愧江郎少艷

思吾友元龍意興豪親敲檀板和櫻桃懸知夙擅生花筆定
有新詩贈薛濤陳友無以難也此雖瑣事固屬游戲中之雅
者

去秋九月黎香孫嵯尹籌賑入芙蓉

南洋小島亦英國屬

向余索鈔近稿

副本余并賸以洋果臘底承寄詩云海外新交文字緣相逢
記在早秋天佳章餉到雲成疊珍果貽將月樣圓自是豪華
輕縞紵盡教投贈託詩篇風流富貴非常福況復長才正盛
年旗鼓騷壇孰等倫又操選政仿隨園搜羅直到南洋外名
望應齊北斗尊閩嶠聲華追子羽

原注明林鴻字子羽閩中十子之冠

海邦桃

李屬公門芙蓉江上遲歸櫂樽酒何時共蔽樊

原注君則字蔽樊

余

和原韻云琳瑯曾弁贅談編又見雲章特地傳遊迹共憐荒

服外詩筒記發好春先我從息力

息力卽石叻之本音市人不知叻字是俗書也依

南斗君向夫容隔暮烟同有懷人思國淚乘時應奮祖劉鞭
年年籌賑未辭煩羣溺難教一手援來書以捐務濟變何如
開水利上書誰與叩 天閭蒼生元氣從容補赤縣偏災不
足言指日歸槎陳幕府故人翹首政新翻

吾漳龍溪鄭亮卿先生諱琮嘉慶間諸生治詩於鄉凡數十年
而名不出里閭歿後有私淑諸人之鄭雲麓都轉開禧刻其

遺稿爲檇雲詩鈔而序之曰自余爲童子卽聞吾宗有詩人
曰亮卿先生少嘗學於大興朱文正公老無所遇則盡屏他
學專肆力於詩時余固顛爲詩然方習制舉文師禁不令旁
涉又聞先生道甚峻不敢猝以詩質先生及稍稍可質先生
而先生逝矣嗟夫生同里同時又響慕之篤而卒不得一見
哉先生旣歿所爲詩多散佚余見必手錄之積廿餘年凡得

二百餘首先生嘗自言平生跡不出里門無高山大川以助才思無豪傑交遊以發志意故所爲詩不能與古人相追逐然於風人溫柔敦厚之旨則或者其不悖焉觀先生所以自定其詩詩固足傳矣余觀南宋詩人以尤蕭范陸并稱蕭遂無集尤則梁谿遺稿寥寥數十首亦不足言集彼其負異才居顯宦當時以名震暴一世而門人弟子力又足以傳之然傳之不過如是況平生於裨海之濫性迂而言訥拙於爲名旣著作無所就事業無可見不得已思託於詩以傳而詩之傳不傳又在可知不可知之間以余向慕之篤而得先生詩僅二百餘首又不知此二百餘首之終使人得見與否此余所以刻先生集而重爲之慨然也菽園錄此序畢亦附一言曰嗚呼窮山下邑中其類乎亮卿者豈少也耶特不遇雲麓

則世不之知也然雲麓亦一窮山下邑人耳其力且以光其
先輩則幸不幸之相去不既遠耶然而可以勸世之爲亮卿
者矣

榜雲詩鈔後附贅語二十首首四句句四字亦古諺謠一體之

別調也亮卿先生實在張南山林薌谿之前二君當日未知

既見之否未知詫爲同調否今錄原作如下

原有引云諺鄙也而實理雖六

經不廢焉嘗之以續古且以示後人教子一經不如耒耜持籬借粟未聞借字

十年作家如龜上壁一日傾家如水破隙赤腳逐鹿穿鞋食

肉小人之力君子之福家無斗筭身曳羅縠只愁墜溷不患

燒屋疥癩之夫不惜鼻梁蜣螂轉糞穢以爲香公侯之子俛

而負薪野猴之夫一旦作人積書萬卷棄如敝屣可憐真珠

變爲鼠矢作惡作毒穿韡囊囊寒儒落薄看命教讀貧不鬪

富賤不鬪貴剛化爲柔敬轉爲畏當年之婦面不見醜眼裏
情人西施何有牛羊之眼不見四旁山無宿鳥鷦鷯爲王秀
才下帷通今博古辨論齟齬帝讀作虎天上老鵝蔭七里鷄
樹頭小雀啄階下螭孤掌難鳴羣蒙鼓舌三人證龜立化爲
蟹食不瞞齒姦不瞞里長官之貪瞞不得吏老虎雖猛不敵
拳多理不過眾勇奈人何家道欲敗熬酒成醋家門欲破住
屋成路遠水之來不救近火馬鞭之長不及馬蹶外頭好看
裏頭空虛爲饑小姐寧飽大姨蜂蠆毒口螫人痛肌鷽鷽尾
臭全不自知其他古體亦多取裁里諺嘗作雜詩起語云鷽
鷽工捕魚鰲頷長苦饑鷽鷽巧覓食兩股瘦無肌古雅之極
亮卿雜詩云在遠苦相思千里託毫素出入共井間悠悠不一
顧貴耳多賤目喜新轉忘故是非寧有真悅憎爲敝痼所以

厭家雞而反珍野鷺何怪薄今人望古有餘慕又有句云山
虛多靈氣谷虛多遠音竹虛爲笙竽木虛爲瑟琴古來眞名
士未有不虛心皆屬閱歷之言其意似不貴老氏知希者及
觀其擬古雜詠中一首云飲水當知源食果當知根奈何忘
所自雨覆復雲翻良心一已喪操戈向師門古人愼取友道
義賴以敦鐵限苟弗峻豺虎挾其藩是以羿有罪聖賢有定
論乃恍然于雲麓所稱爲道甚峻誠有不得已於其間哉
俗謂遊手輩有不郎不秀之目或作不農不秀云非民非士也
今考王應奎柳南隨筆引湯廷尉公餘日錄云明初間里稱
呼有二等故家右族類出之人則曰某幾秀微裔末流羣小
之輩則曰某幾郎宜作不郎不秀者是言并不得齒於平民
也

唐以詩賦取士士之能詩賦者孰有過於謫仙少陵而謫仙少陵在當日且未舉進士其時士之選詩者如殷璠河嶽英靈集不載少陵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不載謫仙姚合極元集不載謫仙少陵皆千古大屈

宋時進士有五甲朱子卽以五甲出身者故隨園詩云若使當時無五甲先生也是落孫山也乃其所傳集注至今大行爲科名所從出周公禮經孔子孝經試舉以問科舉秀才反不若集注之專於記誦是故人患不自立耳遇或判於遲速道固無變於初終也

元宵詩極難得佳者漢軍陳朗山大令

良玉

梅窩集乙卯十五

夜王秋臺都統

鎮雄

席上口占云層臺蒼蒂接烟霄華月當

筵燭燄銷千帳牙旗翻夜雪萬家燈火漲春潮杯深未用清

歌勸軍肅何妨酒令囂卻憶昆侖關外捷定應奇績報元宵

自注日內進攻新造股匪故云

通體雄壯的是高唱

潘蘭史嘗以其師南海何杞南文學

蔡青

詩囑輯入客雲廬詩

錄古體取法大家近體清蒼俊潔如長風入松咳唾九天的
非食人間烟火所能道其隻字兼擅書法尤工鼓琴多藝多
才身後凋零竟同其鄉先輩梁蕪亭先生無嗣之痛天之酷
待文人何其前後如出一轍耶節錄數首以廣其傳且報蘭
史玉山樓玩月云何人弄明月招我玉山頭萬瓦白成雪諸
峯寒一樓鐘聲僧寺夢人影越臺秋長嘯抱琴去神山未可
留別夢云綠水舍南北紅欄花暮朝東風吹別夢一夜渡江
潮漢女流霞珮秦娥白玉簫神山安可接悵望碧雲遙彭圓
琴集卽送蘭史之濠鏡云行踪兀無定與子鵝鷺儔又結梅

花友香分琴曲秋平生小濠濮此地自清幽再鼓離鸞操松
風吹滿樓月夜有懷云流雲吐涼月虛籟動高林似我風花
夜同誰冰雪襟詩心清鐵笛塵夢淡青琴忽憶春江棹長歌
懷好音題秋江曉月圖云月落霜橫天氣寒孤舟誰與其江
干推篷曉起聞人語昨夜蘆花飛過灘素馨鐙云舊事南朝
夢已陳香魂猶自喚眞眞尋常一點殘螢火照盡華昌苑裏
人游離明觀云囊琴曾此一停橈又逐荷香趁午潮半壑松
風招我到綠陰如水鳥聲嬌又門臨曾步西溪水簾卷佗城
北郭山最好夕陽新雨後半江風笛放船還初秋集曾步菱
鏡堂卽席分得門字韻云清秋天氣宜水村日午抱琴來叩
門平生一曲流水操重來滿徑青苔痕殘蟬繞樹曳聲遠亂
竹壓簷垂影繁偶然適意無過此百斛且傾花外尊花塲看

花時芍藥初至嶺南賦云艷質名高閭苑班天風環珮想珊瑚
珊三千驛路春歸日廿四番風客倚闌金帶兆徵原有數玉
盤擎出不勝寒驚潭權作揚州會次第看花到牡丹花塢春
遊云軟紅十丈嬉春路鴈鴣勸我尋春去城西十里荔灣東
道是劉王舊遊處舊遊陳迹那堪陳一度看花一愴神楊柳
亭臺環綠水荔枝時節宴紅雲紅雲宴罷昌華苑拾翠洲前
風景晚香塵一簇載輕車花共降王兩不返花樵柳悴幾番
經惟有春風無限情茱萸歌殘么鳳曲荔奴風入小蟬聲翠
華珠勒今何在水榭風廊猶不改杜曲鶯花二月天若耶池
館三篙水尋芳紫陌試香驄花塢春光日正濃尊酒漫談花
月地畫橈齊傍柳波潏沔奢淫風俗猶前日夾岸園亭相對出
菱沼香消輦道塵薤塘波冷春官月春來春去春花新流水

斜陽總斷魂莫上花田重弔古海棠開偏素馨墳

蘭史典簿家學師承所受皆正少卽以詞章名家享盛名者數

十年時人於三陳之後因復有潘

卽指黃香山縣舉人梁芬

字星海番禺縣翰林

之目其親炙陳朗山先生之世尤久嘗題梅窩詩

鈔句云四海論低首非公更數誰實隱然自命朗山後一人

矣朗山詩法杜韓詞宗朱厲命意孤往別有一種自得之致

氣度魄力在晚近中誠一老手前幅已將五七言古詩標題

以待知者及讀蘭史題辭復有翠巖留妙句抗手二樵翁之

語傾心服善舉要提綱乃於此三致意焉余因卽所稱而往

復之妥貼排算得未曾有翠巖詩云昨爲雲洞遊今踐翠巖

約盤紆穿幾路窈窕入深壑崖巔忽平衍村壤各參錯松楠

夾道栽梗稻待秋穫紅新楓塢稠綠老茶田薄浮嵐乍遠近

暗泉互鈎絡陡從峯面轉瞥見山根削巖晴雨猶飛石凍雲
不落匹練接懸瀑跳珠濺橫洑激澗雪皚皚霏林烟漠漠頗
疑深竇內別有仙居拓引臂愁猿攀拊髀空雀躍開奩鑒古
井埽塵鮮墜籜涵碧影動聲冷翠光滿杓高峯紫竹萌低岫
青蓮萼罡風一排盪驚雲四飄泊是時氣澄霽遙天瞰寥廓
奇境尙循環幽探已約略卽茲山游佳更想巖居樂戶牖足
烟霞田里習耕鑿何時遂生計於焉謝塵縛桃源路伊邇息
壤盟匪託夕陽在衣領炊烟漫山脚招手大科峯誓踐輞川
諾按翠巖在南
海西樵山嗚呼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
傳微先生無以令老蘭傾心微老蘭無以令先生行遠錄畢
不禁低徊其際

粵東張

南譚康黃石

三子自以張爲第一清而不俚曲而能約

是其勝處譚尙飄逸黃頗秀健則復各有所長就中譚較前
卒輩行亦早有秋日寄懷黎二樵絕句云珠江潮長暮禽呼
水宿閒鷗樹匝烏想見素馨田畔月照人飛夢度仙湖蒼峯
迴合碧連環蘆葦蕭梢一水間八幅寒林供畫本家家團扇
買秋山二樵五百四芙蓉茅屋秋雲第幾重我亦蓬萊斥仙
子何時同上上三峯每一吟誦如聞鴻雁唳空秋夢都涼又
如置身層崖觀百丈瀑作凌雲想詞亦錦心繡口極才人能
事艷詞調寄偷聲木蘭花云神仙亦爲多情死雲鎖巫山吹
不起那惜金錢買斷人間不曉天 銀屏隱映芙蓉帳笑指
鴛鴦都兩兩羞見東風祇恐梅花也笑儂按天字一韻艷到十分亦豪到十分
不必有此事不可無此紀易生鄭季姬事調寄傳言玉女云
懷宜爲時流所傳誦也
珠海春寒卻被鴛鴦翻熱情絲千縷指流蘇百結紅兒漫比

可有雪兒芳潔徵蘭同夢惜花新折 綰定芳心待歸來與

重說傳言玉女訴悲逢懽別銷魂也麼厯盡陰晴盈缺幾纔

得到團圓人月他如送春之祇恐情天被愁堆破七夕之千

般乞巧畢竟到頭疏拙落梅之天上可憐春迴風吹近人卽

事之人兒十五月兒十五一樣團圓江山船之月在眉尖花

在春纖不看江山莫捲簾題夢梅圖之選得花枝入夢皆可

傳句康侯字子晉又嘗刊小印自稱上清秘書郎所著曰聽

雲樓詩鈔詞鈔香石字子實兼通書畫詩名嶺海樓平生數

至羅浮必登絕頂觚尊羅浮爲粵嶽作粵嶽頌

并序云史遷稱羅浮爲南

岳佐命屈氏直欲推爲南岳余謂羅浮粵望也可稱粵岳乃爲之頌斗南一岳天外三峯子夜

觀日羣仙駕龍因號粵嶽山人自命力據上游不可一世類

如此又著詩話多所評隲錄其論粵東詩十絕云莫子

宜龍

文健筆扛南人初數士無雙更看風度三唐冠璞玉渾金有

曲江莫子省試百官乘月聽殘漏詩獨絕秋來江色流黃葉雨後人家住碧湘

記取吾宗題句好瀧中如畫讀書堂唐詩人邵謁名亞曲江書堂在翁源羅江瀧水

中首一語爲明代宋室三仁志願違匡門風雨事全非侍郎

痛哭滄溟日恨不同歸一少微宋端宗幸香山以馬公南齊宅作行宮南寶餉軍扈蹕拜

權工部侍郎匡門之役因疾未與哭以詩云眾星耿耿滄溟底恨不同歸一少微袁子才謂宋史遺其傳並佚其詩茂

秦詩說誇名句誰信詩人令乳源春草未應秋草勝漁樵雞

犬夕陽邨謝榛詩家直說引漁樵秋草路雞犬夕陽村二語以爲已作者之乃元至正間乳源令樂昌李鼎詩

茂秦祇易春草爲秋草耳蘭汀瑤石歐楨伯旗鼓中原五子壇若向南園

論後起河源同溯在香山明詩盛於南園前後五子其後五子同師先文裕公膚詞未

警難云切大句能移詎足賢欲識少陵推畏友九州南盡水

浮天趙雲松翼謂杜句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換錦江玉壘等字仍可移置若陳恭尹題鎮海樓云

五嶺北來峯在地九州南盡水盛唐風格數何人區大鄺露

浮天大而能切老杜當推畏友諸賢迴絕塵五字長城才蓋代南中還首屈靈均大鉅作堂

堂養馬行藥亭樂府創新聲長篇七字雄詞苑潮海韓蘇踵

盛名田家風景推儲祝山水登臨擅謝公吟到二樵歎雙絕

嵯嶢萬古寂人蹤黎二樵山水田家詩尤推獨絕淫纖細瑣總堪刪不出雕

蟲小技間誰是大宗傳正響泰泉前導後魚山馮太史敏昌持論

明通不徇俗見故採綴及之

黃紹昌字屺鄉香山舉人官中書嘗主學海堂菊坡書院豐山

書院講席任廣雅書院史學館分校著有三國志音釋審訂

精確藝林貴之詩號秋琴館集按柳堂師友詩錄嘗列舍人名而不載其詩未知漏刻抑

舍人悔其少作自行抽出也月夜客閨中作云竟夕嬋娟月隨人照獨眠

可憐千里客已見八回圓夜氣羣花暝秋聲一雁先披衣看

牛女鄉思絳河邊

按舍人時入何小宋制軍環幕

蘭閨云閒詠玉臺集纔停

珠海蓬蘭閣入明月花氣散涼風人卸紅妝坐琴惟綠綺同

此時清興極莫慢惜飄蓬題潘蘭史泛月圖云一碧門前水

閒來放櫂過良宵發清興纖月度明河東望烽烟滿秋深風

露多中流重延伫擊楫意如何寄蘭史云

原注蘭史所居小日梧桐庭院

小

院濃陰枕簟清三間老屋隔仙城扁舟有約河南岸來聽蕭

疏夜雨聲題吳頴函獨坐圖云鞍馬勞勞倦往還新霜微點

鬢中斑烽烟漸息人將老憂樂相尋事可閒兵法何年授黃

石故鄉隨處足青山乾坤尙有胡塵在不信林泉肯閉關字

字隱秀與蘭史正是勁敵閒五七言古尤佳惜不能多得而

見之也

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之叁終

觀天演齋校本